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十二期

專論

法治實行問題 李浩培

以教育救中國 傅統先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下） 梁漱溟

科學叢談

習尚與價值判斷的標準 張述祖

觀察通信

「五四」紀念在北大（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藝

墓 李慕白

通信

關于自由思想份子 陳衡哲

編者報告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安平

讀者投書

為「草根民主」呼籲

「邵元冲國葬」休矣！

又愛又怕

中國非無「華萊士」

李璜問題

請外交部解釋「北方的觀察」

五四來信一

五四來信二

五四來信三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儲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讀者投書

為「草根民主」呼籲

編者先生：五月一日上午行政院翁院長到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後，各位立法委員提供許多意見，請其採行。當時我特別為一般農民呼籲，把敍述TVA一書中所謂「草根民主」提出來，作為今後施政的一大方針，即政治的設施。第一步要減輕農民的負担，以維護農民的生存。第二步要以科學建設的力量，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第二步尚談不到，只有就第一步盡心為之。關于各地農民負担的實際情形及生活實況，希望貴刊各位讀者先生詳細示知，以便作為將來提案時之參考。

簡貫三　五月三日　南京

編者按：簡貫三先生向本刊讀者呼籲，要求大家供給他關于農民生活的各種實際材料。我們希望本刊讀者，特別是散佈在全國各小城市或鄉鎮間的本刊讀者，能響應簡先生的號召，盡可能的將各種材料供給簡先生。我們並希望簡先生將來除了在立法院提案以外，能根據所得各種材料，在本刊發表其研究所得的報告。讀者如欲與簡先生通信，請逕寄南京立法院，不必由本社轉，以免延誤。

休矣！

編者先生：近日報載各地搶米，至南京，亦竟不免。堂堂首都，各[illegible]節駐在，國家體面，完全丟盡！[illegible]政！

梅友仁　五月八日　上海

中國非無「華萊士」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十期讀者投書欄內所刊朱天心先生「華萊士先生在中國」一函，完全同感。但我以為今日中國也不乏「華萊士」這種人物！我們不要太重視外國人而忽視了自己。願我們愛好民主自由的人聯合起來，站在正義的一面，共同努力！

朱福建　五月四日　杭州

請外交部解釋

編者足下：抗戰以前，中國是次殖民地，一切條約當然以西文為主。勝利之後，聯合國憲章以中英俄法四種文字並用。三十四年八月廿五日中蘇友好條約，亦明白寫着「中文俄文各繕二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九年苦戰，死裏得生，幸成五强之一，中文亦成為國際之標準文字。惟本年四月廿日簽訂之中丹條約「遇解釋有歧異時應以英文本為準」，不知何故？豈英美二國與丹麥訂約解釋遇有疑文時，亦將以中文俄文或法文為準歟？

朱詠沂　四月三十日　武昌

「邵元冲國葬」

編者先生：國府五日令：「派于右任、沈鴻烈、桂永清、張强、阮毅成、周象賢為邵委員元冲國葬典禮籌備委員，此令。」當前國家不知有多少更切迫的大事待理，而中樞還有此閒情逸緻來籌備邵元冲國葬 我除掉筆三嘆之外，尙有何言！

莊君斯　五月六日　南京

又愛又怕

編者先生：新官經濟農林二部長，迄今仍未上任，不知者或以為謙讓，其實不然。君曾見小孩子放鞭炮「又愛又怕」的情形麼？未得時心急如鍋蟻，已得後心又忐忑懼怕，其實大可不必。農林部向是閒職，有「休養院」之稱。經濟則內戰不停，誰來也搞不好，李公又何必介懷？

鐘石磊　五月八日　鎮江

李璜問題

編者先生：政府改組了，經濟部長由青年黨李璜担任，但報載李璜極力堅辭，不願就職，眞使人不解！若說青年黨沒有抱負，那就不應該參加政府；若說有抱負，何以又不敢出來？或說經濟部目前是最難做的，故李璜先表示不願幹，以為將來做得不好時下台的張本，如果這個推測不差，那眞是沒有政治家風度了。

林之英　五月四日　衢縣

「北方的觀察」

編者先生：北方刊物日多，有些以「北方的觀察」號召讀者，但是眞「觀察」的吸引力究竟大，據書店老闆談，貴刊在此間的銷數最近在急劇上漲之中。

曾乾　五月七日　北平

五四來信

編者先生：今天五四運動二十八週年紀念，各大報皆作文宣傳，然而所談不是不落實際，就是白頭宮人的感慨。我個人未能免俗，亦想稍談幾句。第一，今日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似乎不如當年的蔡孑民先生。蔡先生至少有一點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樸樸實實的當校長。胡先生似乎沒有蔡先生那樣渾厚剛毅。第二，今日學生的心情更顯得不如當年。當年有一部分學生傻幹，見義勇為，悲天憫人。現在多數學生，投機取巧，孳孳為利，一有失望，便挺而走險，恨過於愛。第三，當年的教授教師記者們生活多少穩固，思想有點自由，到講理的時候有人敢站起來講。現在則聞一多先生以後，竟無第二個人。社會進化，腦袋愈磨愈光亮，人生的眞正目的看得愈「眞」，舊軍閥不會用、不敢用、不屑用的方法現在都有人想得到，做得出。正是『思想起來好不愁煞人也！』我們只有看準目標，做一次道德的革命。我的職業是中學教師，已和學生一齊實踐「知恥」。現在的中國可算是無恥之國，全國同胞那個不說八年抗戰，終獲勝利？古人所說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正是指此而言。我以為改造道德應該從『知恥』做起。有成效後再做廉字，義字，禮字。

貴刊有人討論互助會或聯誼會的辦法，乃是一件大工作。不過組織方式不必太推敲，盡美盡善的章程不過紙上談兵，毫無用處。有心人馬上可以自動組成。單位不妨多，樣式不妨雜，最怕說而不做。（下接二十頁）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二期

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李浩培：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

傅統先：約翰大學教授

梁漱溟：

張述祖：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副教授

李蕤白：前山東大學教授

陳衡哲：著作家

法治實行問題

李浩培

中國現在甚需要法治，朝野上下亦正提倡法治；然而我們與眞正的法治，距離尙頗遙遠。中國如何方能實行法治的問題，頗値得我們的深思，本文擬予以探討。

一

首先，何謂「法治」？究竟一國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可稱之爲「法治國」？我們的答案是：一個國家，如其統治權的行使，以法律爲準繩，受法律的拘束，那個國家便是法治國。一個國家，如實行法治，應有下列的結果。第一，國家的統治權絕非毫無限制，牠祇能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活動，而人民亦得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自由活動。因此，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並非無限制的權力服從關係：國家祇能依法要求人民行爲或不行爲，而人民對國家亦得依法主張其權利，且這種權利的主張應得國家的尊重。但「國家」是什麼？就惟實主義者觀之，國家不過是統治者全體首領及其他一切大小官吏的另一名稱耳。故我們可謂：在一個法治國中，統治者祇能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活動，並祇能依法要求人民行爲或不行爲；人民亦得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自由活動，且亦得對統治者依法主張其權利。第二，依循法律的觀念，必然排斥不遵法律，而任個人的好惡，專斷妄爲的觀念。故在一個法治國中，一切大官小吏爲國家行爲時，必須處處並時時顧及法律，而絕不能使他們的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致法律失其效力。他們的行使自由裁量，祇能在法律所容許的限度內行使之，而決不能反於法律而行使之。第三，在一個法治國中，不但人民受法律的制裁，即一切大官小吏亦受法律的制裁。故官吏的行爲，非係不負責任的行爲，而係依法律負責任的行爲。蓋否則官吏得逍遙法外，而法治必不能貫澈。第四，在一個法治國中，人民不受法外的責罰；故人民祇須遵守法律，便可安居樂業。人民即使觸犯法律，亦須經依法審判後，方受法律所豫定的責罰。第五，在一個法治國中，官吏及人民既均須依法，既均須受法律的制裁，必有一種機關以認定他們的行爲是否合法，是否應加他們以法律所規定的制裁。這種機關便是司法機關。但欲使司法機關能嚴格地依法履行其職責，不得不使其免於一切其他機關的干涉。故一個眞正的法治國必有獨立的司法。

二

現在，我們試就現代中國的情形，加以觀察，以資判斷她是否可被稱爲一個眞正法治的國家。自然，在我國，有頗多的法律存在，但這絕不能顯示我國已實行法治。在我們的這個政治社會中，法律是法律，事實是事實，兩者常相違反。在事實上，頗多官吏的行爲，並不依據客觀的法律，而純出於他們的主觀的好惡。他們的行爲常逾越他

們的權限，侵害人民的權利，而這種行為甚少被阻止。因此，在人民方面，他們在法律上原均享有權利與自由，但實際上幾無權利與自由可言。而在官吏方面，他們依法律原是負責任的，受法律的制裁的，但實際上「老虎」幾均得免於制裁，「蒼蠅」有時不免於受裁制，但其受制裁亦未必完全依照合法的程序。

我國的現狀確係如此。我們不必諱疾，而應追求致疾的原由，並設法予以療治。然則造成這不法治的原因究竟安在？

三

筆者以為我國的不眞正實行法治，一部份的原因存在於人民自身。權利需要主張，方能確立，需要衛護，方能保持。一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可能被他人違法侵害。於此被違法侵害的情形，如權利人能依法衛護其權利，以各種合法的手段與違法者相周旋，並尋求適當的救濟，則其權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的效力亦賴以保持。故權利人的努力衛護其依法享有的權利，實有擁護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權利人不衛護其權利，不與違法侵害者相周旋，則權利人的行為，等於權利的拋棄。如權利人每次被違法侵害權利時，每次予以容忍，則在侵害者與一般人的心理中，將逐漸視違法的侵害為正當，而權利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將歸於烏有，法律亦將等於具文。故不衛護依法享有的權利，不與違法侵害者相周旋，實等於毀棄法治。不幸，我國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權利而不衛護，對於違法侵害其權利的官吏，常不予以依法的反擊，而予以容忍。這，如果我們以一個眞正法治國的一般人民，與我國的一般人民相比較，便可瞭然。茲姑舉在英國發生的一個實例，以與我們的情形相對照。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當以賣報為業的一個英國婦人——歐闊赫太太（Mrs. Urquhart）——在倫敦的一個地下火車站出賣報紙時，被警察逮捕，搜索，以妨害人行道交通罪向簡易法院起訴，並被拘禁數小時，然後保釋。十月一日，簡易法院開庭審理該案。兩個警察在庭上作證，一個謂他於逮捕被告前，未知任何人對被告有任何犯罪的指控，但另一個的證言與前者的完全相反，謂前者於事前曾經知悉。法院宣告被告無罪。被告以為警察在該案中的逮捕搜索行為係屬違法；且這兩個警察的證言既互相衝突，至少其中一個的證言係屬偽證；故即委任一位低級律師（Solicitor）具函警察總監，請其向簡易法院索取這兩個警察所為證言的筆錄的副本，並澈查該事件。警察總監的答復為：「我認為警察對待貴當事人的全部行動，係屬正當。」這低級律師於是再函警察總監，予以駁復，並仍請澈查。警察總監這次的復文為：「除前次的復文外，並無其他話說」。低級律師爰再向警察總監去函，謂如不澈查，當依法向法院起訴。這次的信却發生效力：警察總監向簡易法院取得了證言筆錄的副本，並命警察長答復，略謂：「警察總監認為這件逮捕，既不必要，亦無理由可資辯護；且逮捕以後的事實傾向於加甚貴當事人抱怨的原因。警察總監命我請貴律師向貴當事人轉致其為警察所採的行動而懷抱的誠摯歉意。對於貴當事人受到這種不幸的經驗，他頗為歉愧。關於貴當事人損害賠償的要求，警察總監授權我向貴律師提出五十鎊的數額，外加經兩方協議的貴律師的費用，以資完全清償貴當事人從該事件所生的任何請求。」低級律師與其當事人接洽後，認為滿意，接受警察總監方面所提的和解條件，但為其當事人再致警察總監一函，譴責其以前的不理態度及其最後的由於獲得將對各不法警察起訴的警告，方提出和解的條件，並以下述的語句作結：「敝當事人告我，她不重視這事件的金錢方面，而注意牠的公共利益方面。」

從上看來，英國的一個尋常賣報婦人亦如何努力地依法對抗強有力的警察機關！英國賴有這樣的人民，這樣的人民的這樣的行為，方能保持其法治於不墜。但，這種人與這種行為，求諸我國，可謂絕無僅有。結果，例如軍隊、縣長、或保長可於青天白日下，或夜深人靜時，將壯丁隨便拉去；催糧委員可令老百姓戴綠帽子敲鑼遊街；「村長」可向人民要任何數量的任何東西，並可將人民任意拘禁以資強制執行。總而言之，我國的一般老百姓實在太好了，好到類似牛馬。牛馬對於人並無權利可言，我國的一般老百姓對於統治者亦無權利可言。牛馬對於人並無權利，因為牠們不識不知，並不主張權利。我國的一般老百姓對於統治者亦無權利，因為他們也不識不知，並不主張其依法享有的權利。但，因一般老百姓不衛護其權利，法律即失其效力；法律失其效力的結果，法治自不得不成為徒有其名而已。

四

我國的不眞正實行法治，另一部份原因，無疑的存在於官吏。由於這數十年來人事制度的未建立，行政官的濫進，已屬盡人皆知的事實。並且由於多年的外患與內爭，軍人執政，亦已成爲常例。結果，頗多的行政官除欠缺其他必要的資格外，復無法律的訓練。自然，這種行政官，「一朝權在手」，也會「便把令來行」。但是他們的權依法究竟到那裏爲止，他們的令依法究應有如何的實質，經何種的程序，他們却殊少了解。一言以蔽之，現代我國的頗多行政官，既無行政亦須依法的觀念，何能期望他們有依法行政的實質？不但如此，徇私舞弊，官官相護，早已確立爲官場「習慣法」的大原則，更何能期望有眞正的法治？

行政官不依法行政，而司法官能不畏權貴，執法以繩，監察官亦能善盡其糾彈的職責，則行政官的違法可漸行矯正，而法治亦可逐漸推行。我們知道，英國的法治，實奠基於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那個時期內英國法官的堅持「國王應在上帝及法律下施行統治」；法國的法治，亦形成於所謂警察國時代的法國最高法院之能與國王抗衡；我國歷代的尚能保持些微的法治，則應歸功於臺諫等官的甘冒危險，不屈不撓地執行其職務。但現代我國的司法官及監察官，處於行政官的歷年積威之下，幾均已採取明哲保身的政策。檢察官的偵查與起訴，依其自定的「不成文法」，以一般無權無勢的老百姓爲對象；監察官的彈劾與糾舉，亦祇及於低級的官吏而已。風骨嶙峋，不怕觸怒當道的法官及監察官，眞可謂鳳毛麟角。然則，在我國，法治的不能實行，亦可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五

上面的分析如果不錯，我們已可略知我國法治實行問題的癥結所在。這癥結存在於人民及官吏兩方面。故爲實行眞正的法治計，我們以爲：

第一，我們應使一般人民知悉：人民不但是生物學上的人，在法律上也是人；法律承認並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故對每一個人賦予權利並保護其權利，不論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怎樣低；每個人民，爲擁護法治起見，應盡力實行其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在其權利被違法侵害時，依法努力尋求救濟，務使其損害得到賠償，權利得以恢復。不過，欲使人民有這種智識與能力，並非易事。這需要使每個人受幾年强迫的並良好的國民教育。

第二，我們也應使一般智識階級知悉：欲使中國步入眞正的法治，智識階級的爲法律奮鬥是不可少的。智識階級應儘量滌除其孤芳自賞的心理，各掃門前雪的慣行，而應依法組織起來，將官吏的違法行爲揭發並糾正，務使大官小吏均逐漸依循法律的軌道而行爲。因此，不久以前北平各大學一部份教授的抗議捕人，最近上海人士的組織中國國際人權保障會，我們認爲爲法治前途計，都是值得欣慰的現象。這種抗議與組織，其目的旣無非在求人民的人身自由得到切實的保障，其行動旣亦完全和平合法，政府不但應予以容忍，且爲求眞正法治的實現起見，更應予以鼓勵。

第三，我們應使一切行政官知悉行政必須依法。爲求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應使一切行政官，不論其大小高低，在法律學院中至少學習法學通論及行政法這兩門課程。並且爲求法治行政的確立起見，我們應實行軍民分治，並樹立一個健全的人事制度。

第四，我們應使監察權儘量發揮。監察權的不能發揮，無非因監察委員「倘認眞彈劾，往往招致本身不利之結果」（本年四月六日大公報載仇鰲請辭兩廣監察使辭呈中語）。故我們如眞欲實行法治，鞏固監察官的保障，實屬必要。不過，我們應注意者，這保障應不僅是憲法條文上的保障，並是實際上的保障。我國的監察委員在文字上非無保障，所缺乏的還是實際的保障。如何方能使監察委員得到實際的保障？我們的答案，主要的仍基於權利需要權利人衛護方能保持的理論。故監察委員認眞彈劾而遭遇不利的結果時，全體監察委員應起而要求其法律上所享保障的實現。全體人民自亦應起而擁護監察委員的立場，務使後者的保障得以實現。但我們還希望政府中的要人能確切實行中山先生的遺教，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將考試監察兩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立，可見其如何重視監察權。不幸，五權政治試行以來，監察權竟成裝飾門面的一權！昔賢有這樣意義的一句話：風俗的厚薄，繫乎一二個人的心之所向。我們以爲：在現代的中國，法治的眞正實行，或也繫於一二個人心之所向。設這一二個人，從今日起，能重視監察權，予監察委員以實在的保障，使監察委員能認眞行使監察權，無所懼憚，因此使中國得以奠定法治的基礎，豈不盡善盡美！

第五，我們應使司法完全獨立。因此，我們應使行政官及司法官各明瞭其所處的地位，在一方面，我們應喚起行政官注意：在一個法治國中，每一行政官，不論位怎樣尊，功怎樣大，不應干涉司法。在另一方面，我們亦應提醒司法官：他們不應妄自菲薄，而應盡力履行執法的職責。行政與司法在一個法治國中的相互地位，孟子曾有很正確的闡發，可供今日我國的行政官與司法官的參考，茲略予論述。孟子的原文如左：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在儒家的思想中，舜是聖主，皋陶是賢臣，瞽瞍是舜的父親，被認爲有「頑」的特性。故孟子的弟子假設一個案件，以問孟子。他的假設案件是：在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士是刑官之長，有現代的檢察官及審判官的職務——的時期內，瞽瞍殺人。他所欲知悉的孟子的意見是：舜及皋陶於此情形將何以自處？孟子的解答是：皋陶必將逮捕瞽瞍，舜必不禁止皋陶的逮捕，但舜將拋棄天子的位置，將瞽瞍從監獄中竊取出來，背負他到海邊，以平民的身分與他共敘天倫之樂。但皋陶何以必將瞽瞍逮捕？孟子答曰：皋陶的職權既在逮捕罪人，置之於法，他自應依法行使其職權，故他將不問犯罪者是否舜的父親，予以逮捕。然則舜何以不禁皋陶的逮捕？孟子的理由很簡單，但很充分：「夫有所受之也」。這句話，惠士奇春秋說解釋甚爲精審；他說：「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皋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可見，依孟子的見解，統治者亦受法的拘束，他不得自壞其法。他不得立了殺人者死的法後，遇到他的父親殺人，便說這法對他的父親不適用。他不得在一般人殺人時，命皋陶執法以繩，處以死刑，而在他的父親殺人時，命皋陶宣告這特別的殺人犯無罪，予以釋放，故舜不得禁皋陶的逮捕瞽瞍，理由甚明。舜一面既不得自壞其法而禁皋陶的逮捕，一面又是終身慕父母的孝子，孟子爲舜設想，祇得丟掉他的王冠，將瞽瞍「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了。不過，我們可注意的是：依孟子，舜可以必須背負瞽瞍而遠逃到海濱？又何以必須棄其天下？我們揣度孟子的意思，他蓋以爲：舜的將瞽瞍竊負而逃，也是一種犯罪行爲；舜如竊負而逃的不遠，皋陶必身以「夫有所受之也」爲理由，將舜及瞽瞍兩人都逮捕歸案法辦，故舜不得不遠逃到爲當時國家法令所不及的海濱。舜既須逃到海濱，他自難同時仍爲天子。且舜是一個富有君子風度的天子，他既已犯了竊負而逃的罪，更有何面目再爲天子，故他自將棄天下如棄敝屣。

這是一個標準儒家的標準法治思想。這思想何等精確！可惜牠未成爲中華民族正統思想的一部，而爲「刑不上大夫」及其他類似的命題所遮掩。我們現在既要實行法治，必須使牠成爲我們的正統思想的一部。願今日在高位的行政當局都以舜自居，而司法官均以皋陶自勵。

以教育救中國

傅統先

一

有人以爲中國的問題根本是一個政治問題，意思是說，只要政治問題一解決，中國得到了眞正的和平統一，那末其他的問題，如經濟生產問題，社會風氣問題等等都可迎刃而解了。這一點我們大體上是同意的。可是我們要進一步請問：如何解決今日的政治問題？有人說第一步是停止國內的武力鬥爭。但是我們又請問：如何可能停止國內的武力鬥爭呢？我以爲這次政治協商而逼使雙方訴諸武力的原因一則是各方面沒有相忍爲國的精

神，二則是各方面懷着彼此猜忌懷疑的心理。不能相忍為國還是由於大家太替自己或「本黨」打算而沒有眞正爲人民打算；彼此猜忌懷疑，這是由於大家缺乏誠意，或愛以詐術取勝的結果。總之，說來說去，是一個人心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假使中國人不能樹立一種健全的心理狀態，中國現有的這些問題仍然不能解決。假設上天使用一種魔術忽然使中國的武力鬥爭停止而成功了一個團結統一的政府，再假使中國人仍是原有的這些中國人，我仍然不能想像中國會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爲那時候絕大多數的政治工作人員仍然是營私舞弊，剝削貪污，請問一切的建設會上軌道嗎？有人說中國人並不是貪污成性，而只是爲生活所迫。我認爲這是遁辭。試問在抗戰以前一般的待遇尙足維持生活時貪污不是久已流行嗎？而且大貪污的案子都是很有錢的人幹出來的，他們又何嘗是爲生活所迫呢？這仍是一個心理風尙的問題。假使上天又使用一種魔術忽然把中國的官吏都已澄清而形成了一個賢明清廉的政府，再假使中國的人民原是這一般中國的人民，我仍然不能想像中國會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爲那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民仍然是陽奉陰違，投機取巧，請問一切的建設會有辦法嗎？所以這仍是一個心理風尙的問題。

既然這是個人心理和社會風尙的問題，那末外來的一切壓力都不能作有效的解決。我們以爲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教育。我們要以教育的力量樹立新的社會風尙，養成新的風度的政治人才，中國只有在他們手裏面纔有辦法弄好。所以教育家應負起挽救中國的責任。有人說，我這種說法是迂闊而不切實際。假使想用教育來扭轉乾坤，這眞不知那年那月的事體了。「百年樹人」，這將是多麼悠長的歲月！但是不如此，又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呢？中國近年來不是有許多的學者如梁任公，胡適之，梁漱溟，張東蓀，蔣廷黻等人，或在朝或在野，想藉政治的力量來把中國弄得好一點，卻誰又不是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呢？他們都多多少少的不能適應中國的這種政治環境。他們所發生的一點影響還是在他們的教育工作方面的。他們在政治上的失敗是當然的。他們因此而得到的心理上的苦悶是他們想走捷徑的報應。

有人說，教育只是政治的尾巴，政治家叫教育家怎樣，他便只能怎樣。我要以教育改造政治，有人認爲這是幹教育工作的人狂妄自大。其實，我認爲政治和教育同時都是建立國家的工具。關於社會理想的樹立和國家建設的設計應該是科學家和哲學家的事。政治家和教育家都是執行者。政治是用外在的力量組織人民，教育是用內在的力量感化人民。梁漱溟先生說得很對，維持中國社會秩序的力量原來是敎化而不是武力。在中國的歷史上賢明的政治家總是以教育的方式來處理政治問題。現在我們覺得以政治方式（或武力的方式）無法解決中國眼前的問題。我們只好回到老路。我們以教育的力量養成新的政治家，至少他們都是心口如一，爲國爲民，誠誠懇懇的工作的；同時也培植新的國民，至少他們都是互相合作，明理守法，切切實實的苦幹的。這樣之後，中國的問題纔會得到根本的解決。假使我們做到這一點的話，原有這些政治家都會逐漸歸於淘汰。我們知道這種進行是非常遲緩，但是這遲緩的工作若不喚起大家的注意，立即開始推進，我們中國這樣的繼續一百年下去，可能會更混亂，至多改善不了多少。所以我們這個意見是雖似遲緩而實在並不遲緩的。實在中國社會已病入膏肓，非根本解決不可。這個病症是個內症，開刀也沒有用，只有慢慢吃補藥，使他脫胎換骨。這是想急也急不來的。

二

我對於中國政治的前途，頗抱悲觀，以爲政治救不了中國，中國應該用教育來救。但是現在中國所實施的教育能不能挽救中國呢？不！絕不能！現在中國所實施的教育是形式主義的教育，是書本教育，是知識教育。所謂形式主義的教育，就是只注重在外表的美麗，口號的漂亮，而不求實際內容的。例如從學校行政方面來講，他們可以編印很美麗的章程，裏面說明有各種嚴格的規則，完備的課程，第一流的教師，而實際上這個學校從來沒有執行過一條規則，從來沒有開齊過那些課程，著名的學者只借了一個教師的空名，自己從來也沒有去上過課。從學生的功課方面來講，他們能發表慷慨激昂的宣言，能發表可歌可泣的演講，他們懂得喊口號貼標語。所謂書本教育就是說現在的教育是以書本爲唯一的教材，而書本的內容都是符合於遷專家理想所訂定的標準而不符合於學生切實生活的需要。教育就是讀書。這種教育所養成的典型人物就是不識時務的書呆子。他們有滿腹經綸，可是不懂得處世做人。所謂知識教育就是灌輸知識，這些知

識大多是與生活不發生切實關係，即使是有關於生活的知識也只是知識而已，和實際行動是兩回事。他們可以大談生活之道，而實際生活卻完全是另外的一套。中國也有所謂生活教育，可是至多是些生產知識，在書本上大談生產，和實際的生產事業仍然不相干。中國也有社會教育，如設立民衆教育館，但是所見到的只是教育館牆上的大號標語，和館內各間房門口所掛的閱覽室，資料室，研究室的牌子，而實際上他們是任憑大門口污穢不堪，任憑民衆坐在門口小書攤上看神怪小說，吃不衛生的冷食，任憑閱報室的民衆睡午覺，駡人，以至於打架。總而言之，知識而已，書本而已，形式而已。

請問這種徒有外表的「知識」份子能否担任改造社會的責任？這種形式主義的教育能否培植復興中國的人材？不！不能！它只能養成官僚作風、言行不符的人物。中國社會政治腐敗到如此程度，這種形式主義的教育亦有微功。例如幹政治的人，他們會喊口號，談主義，擬訂方案，發表宣言；可是從沒有做出幾件事來眞正對於老百姓有利益的，各方面只在替本身着想，從未眞正替人民作想，至少在行爲上從未這樣表示出來過。負責行政工作的人員，他們懂得怎樣在報上發表談話，在街道上張貼佈告，在電台裏廣播，可是很少是專心一致在辦公室裏面辦公的。各個衙門裏都有很嚴密精細的辦事細則，都有確定不移的手續程序，這裏面所表示的都是公正嚴明，清廉直正，但可惜只是這些「表示」而已。再說得具體一點，衛生局的工作是到處牆壁上張貼冗長的佈告教人如何衛生或到某某處去種牛痘，在每個人家的大門口張貼「衛生須知」的小條子或「清潔」「最清潔」「不清潔」的評語。可是街道上却讓它去污穢如故。冷飲食物讓它發售如故，人民起居飲食不衛生的習慣讓它存在如故。假使市政當局想整頓都市交通的擁擠，他們便多開幾次交通會議，擬訂幾十條嚴密的交通規則，甚至於在外灘樹立一塊大的告示牌，上面詳細繪明各車通行的路線圖表。我時常在呆想不知道有沒有一個走路的人或駕駛汽車的人因爲要想知道怎樣從四川路到江西路去而特爲先到外灘去研究一下那個告示牌上的指示，然後再回到四川路去。仔細一想，也不能怪這些官員，老實說，他們從學校裏所學到的就只是這一套，這正是他們所會受到的教育。形式主義的教育所產生的就是官僚作風的政治。這樣的教育不能救中國。

但是有人問：現在的學校教育雖然只能教人言而不行，但它從沒有教他們營私舞弊，欺詐哄騙。不錯的。可是在中國社會上另有一種無形的教育力量，它在不知不覺之中使青年們學會了另外的這一套。所以當純潔的青年初次走進社會的時候他們看不慣這些怪現象，他們覺得格格不入，但是隔了相當時日的薰陶之後，他們自然而然的受了這種無形的社會教育的影響，學會了營私舞弊，欺詐哄騙。否則，你不能在此社會中立足。以前的形式教育支配着他們的思想或他們的嘴吧；現在這種無形的教育支配着他們的行爲。所以現在的中國青年正受着兩種教育，使他們形成了現在這種言行不符的雙重人格。這種無形的教育非但不能救中國，而且在害中國。

三

負起挽救中國危機之責的教育應該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從行動當中去求知識，再由知識來指導行爲；第二，是以學校教育去領導社會風氣，再以社會風氣來推行學校教育。過去的教育都是從口頭上或書本中求知識。這種知識是空洞的，不切實際生活的。當我們求得這種知識之後它只能改變我們的思想，而不能改變我們的行爲。結果，我們是知而不行。新的教育應該從實際的生活中去學習。例如我們希望學生愛國敬長，那末我們要使學生在學校裏面的一切活動中都是在愛護國家的，在他們的行爲中隨時隨地都在尊敬長者。道德的行爲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培植，而絕非口頭說教所能成功的。再如我們希望學生有民主的作風，那末我們要讓他們在自治組織中去學習。現在學校裏面一方面在課室裏大談其民主的特點，另一方面實行統制包辦，有時甚至於賄選動武。所以我們中國現有的一種民主在口頭上有一套，在行動上又另有一套。因此，今後凡負教育責任而有良心的人們一定要在青年自己的行動中讓他們學習眞正的民主。再就生產教育來說，生產教育要在實際的生產中樹立起來。以後的學生應該實際參加生產工作，從這種工作中學習生產的技能。祇有從這種實際行爲中所習得的知識纔能眞正做我們行爲的指導。祇有這樣的教育纔能產生心口如一，言行相符的青年。

其次，在新的教育中，青年們要走出象牙之塔，他們的學校生活和他

們的社會生活要能打成一片，至少要有密切的聯繫和配合。梁漱溟先生的「知識分子到鄉村去」的主張，在原則上是和我們的意見相同的。祇是我們和他有三個不同的意見。第一，所謂知識分子並不是舊有的士大夫階級，他們祇知清談，不能實幹。今後所需要的知識分子是從新教育中所培植出來的。前一段就是說明這個意思。第二，知識分子大多數是不肯到鄉村去，但都喜歡到學校裏面去。所以我們可以鼓勵知識分子參加教育工作。我們希望無論在都市裏或鄉村裏多設學校，不過這些學校都應該和他們四周的社會環境發生密切的關係。具體點說，例如少數肯負責教育的人籌設一個學校（例如一個中學），許多的學生到這個學校來求學。這種學校的教學方法是教學生從做裏面去學。但是他們做些甚麼呢？并根據我們的新教育原則，學校生活要能跟四周的社會生活相配合，那末這些學生所應做的事情便應該是當時四周社會環境所需要他們做的事情。我總覺得可惜，現在的大中學生都成功了社會中的廢物。請現在的青年同學們反躬自問：我們在學校求學的時候曾經做過幾件對於地方社會有用處的事情？我們中最好的同學費在讀書的時間最多，讀書雖對他們自已有益，但眼前卻并不能說他們便是在做有益於社會的事。以當前而論，現有上百萬的大中學的學生；他們都是社會中的優秀人材，然而社會讓他們封閉在學校的牆門內而不加以利用，這確是可惜。但是青年們也許會動氣說：「原來是你想利用我們！」不錯，我想社會應該立即利用你們來做建設新社會秩序的基石。我想青年們一定也樂於立即參預建設社會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一方面建設社會，另一方面也就是在實際生活中求知識。教育學生都來參加社會建設的工作，這是「與」，同時也就是「取」。古人所謂「教學相長」，我們還可以說是「取與相長」。再說得具體一點，現在的大中學生應該到社會裏面去推行地方的康樂衛生的工作，合作生產的事業，自治自衛的組織，學校報館的籌設等等。教師們應該從這些工作中去教學生們應該從這些工作中去學。社會的新風氣就在這一教一學之間樹立了起來。所以我們主張以學校教育去領導社會風氣，同時也就是在這種社會工作中推行學校教育。

第三，我們認為這種新教育應該普及於全國的各都市和各鄉鎮。在都市裏面我們要用這種教育來改善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樹立新的都市風氣；在鄉下我們要用這種教育來改善農民的生活，造成新的鄉村風氣；使新的人民從這種新的社會風氣中生長出來。知識分子不止於到鄉下去。現在的中國社會隨時隨處都在需要他們，他們可以就自己環境上的便利而決定工作的地方，固不必非下鄉不可。所以現有的學校和以後新設立的學校只要能夠照我們這個建議去做，都能和四周的社會環境發生關係，都能去適應它的需要，改善它的現狀，那末不久的中國社會將另成一種新局面，新中國將從此新局面中產生。

當然，現在的負教育之責的諸公們能否如此辦，也是一個心理的問題。既然是一個心理問題，當然我們也不希望一蹴即就。教育本就是一個百年樹人的工作。問題是現在一部分有識之士應該立即下決心去做。否則，即使在百年之後，一切情形之糟將仍繼續如故。我所講的話也並非新奇之論。數十年來提倡的教育家也頗有其人，只是未能立即決心去做。所以我們還是在這樣講，中國的情形還是在這樣糟，而且更糟了些。

三十六年四月廿九日　約大教育系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下）

梁漱溟

四　階梯觀與流派觀

嚴幾道先生譯甄克斯「社會通詮」而信其說，便欲在所謂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三階段中，為中國尋一位置。尋求不到適當位置，則對中國社會史不勝其怪訝，而終不疑其所信是否可靠。近年則自馬克斯派社會史觀念之流行，人們又必欲把中國在封建社會資本社會二者之間，安

抵下去。安插不下，亦要安插，只嫌中國太古怪，而不疑其學理之有他。這都是對於人類社會進化誤於「獨系演進論」，誤於一種「階梯觀」。現在馮著「新事論」一套說法，恰亦是輕信了這單簡思想。

獨系演進論(Unilinear development)是說文化演進，各處都循着一條路線，其表現之不同等，便是代表此一條路線上的各階段。各階段是固定底，而在時間上則有些民族進得快，有些進得慢；但他們總都會逐段前進，不會越級突過。階段之劃分，則學者間各有其說法。或則就整箇文化劃分階段；或則就文化之某部門而劃分之。大體說，這在今日看來已是四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底舊觀念了。從近二三十年民族學和人類學之探究，他們的假說幾乎已全被否認。不但整箇文化難以劃分為階段，便是文化之某部門亦不能斷其有一定底階段。例如：母系氏族未必先於父系氏族。亂婚亦不是最初社會現象；羣婚亦不是氏族以前底普遍制度；家族亦不是氏族以後底產物。宗教的演進階段，不論是拉卜克的六階段，斯賓塞的鬼魂崇拜，涂爾幹溫德的圖騰階級說，亦都不成立。藝術方面則幾何體與寫實體並沒有先後次序。經濟方面，狩獵畜牧農業三種生產方法，石銅鐵三種器具，其次序亦都不是沒有例外。（註九）

這樣底社會演進觀念，實由十九世紀人類文明之突飛猛進，及達爾文進化論之影響，使得一些學者興奮忘其所以，急於要尋出普遍定律，以解釋人類是怎樣由低級粗陋底原始生活，進步到燦爛底十九世紀文明頂點。一半猜謎，一半穿鑿武斷，急就成章；其方法實在是演繹底主觀底，而非歸納底客觀底，於科學不合。稍後出底學者，發覺其不對，乃一反其所為，只求了解一小單位的真相，注意各別特殊情形，謹慎從事，不敢建立普泛原則理論。此即所謂批評派或歷史派。（本書大體上亦取這種就事論事底態度，將我所見到者說出來為止）。

有幾種迷誤見解，這裏必須予以點醒。——

一種是把一切人類不分種族不分地域，都看成相同底。如所謂「祇要是一個人體，它的發展無論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成底社會，亦正是一樣。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我們國情不同。這種民族偏見，甚不多各箇民族都有。中國人不是神，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底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註十）。這完全是閉着眼睛說底話，不看事實；事實證明恰不然。

一種是對各處社會文化的不同，不容否認時，則持大同小異之說，以為不足重視。要知道問題就在小異上。在有機組織，其間一點不同，便全盤兩樣；在動底趨勢上，則所謂「毫釐千里」是也。就如生物界中，植物動物亦只是大同小異而已；從生理解剖來看，貓狗和人更是大同小異。但這樣混同起來，那末，什麼學問亦不必講了。

一種是恆進步論，以為歷史總是前進底，一天一天都在前進中，動輒說「歷史車輪」如何如何。這真是笑話（註十一）。除非把全人類歷史作一整體看，另當別論外；各時各地底歷史何嘗如此。進固有，退亦常有，盤旋而不進不退者亦有；那種種情態，簡直難說底很。事例太多，隨在可見，不煩枚舉。如我在「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一文中談到中國古代頗有科學萌芽，後來轉退化不見，即其一例。照我的論證，中國後二千年歷史即陷於盤旋不進之中。設想任何民族，任何時期，都日進無已，沒有這事。

一種是循序漸進觀，曾未意識到有躐等越級，或突變，或尚有他途難料底之事。此其自己虛構無據，如前已明。

照我們的見解，又是如何呢？

人類社會之進化，不外乎是沿着生物進化來底；二者同為宇宙大生命之表現，後者實為前者之繼續。在根本原理上，蓋不少相同或相通之處。在生物界中，並非有進無退；人類社會亦然。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却無必進之階。譬如動物中有高等動物；高等動物中有靈長類；而人類又居其頂點。其間高下自是不等；但所有各類系各種別之在進化程中，則好似樹上枝榦分出橫生，並非是一條線上的各階段。進化論上是說人猿同祖；即兩枝來從一條脈。說猿猴更進即為人類，那是沒有知識人的話。猿猴已自走向另一路去，何能再進化到人。縱觀世界人類各族，此一文化，彼一文化，於形形色色不同之中，又淺深高下不等，正亦猶是。不可誤以流派為階梯。

然而文化界與生物界，亦有大不相同處。物種衍至今日，已屬先天遺傳之事，創新之機泯沒難見。即以人工育種，改良之度至為有限。而人類文化雖根於本能，却大體出於吾人後天之製作。時時可有創新，時時可以更改，尤其是其彼此間之交換傳習莫之能禦。因此，生物界中種與種是隔底；文化界中一國一國却是通底。牛無變馬之可能；而東方的日本，數十年間竟可西洋化。在過去之世，不甚交通，一處一處各有機遇不同，其歷史或進或退，或盤旋而不進不退，不可一概而論。較其大體，不進者寧居多數。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來，彼此刺激，互相引發，各處文化愈來愈相接近，可能最後通為一體。其間除最下懸絕，瀕於消滅者不計外，大體上又皆有不容不進之勢。

所以我們若把全人類歷史作一整體看，略去各地各時那些小情節不談，則前進之大勢自不可掩。那末，演進論經修正後還是可以講底。據說人類學界，近年又有「新演進論」出來（註十二）。他們沒有了不可免底定律，而却有某種發展的原則或趨勢，可以指出。他們所講者，取概略的形

式，而容許特殊底變態。他們又發現「殊途同歸」之理。舊說以爲類同底事物皆打從同樣歷程而來；現在知道這樣事甚少。而世界上類同底事物，由不同之歷程而來者頗有之。其實，以我看人類文化前途，正應該把舊演進論之同途同歸觀念修正爲殊途同歸，就對了。

如我判斷，人類文化史之全部歷程，恐怕是這樣底：最早一段，受自然（指身體生理心理與身外環境間）限制極大，在各處不期而有些類近，乃至有某些類同。隨後就個性漸顯各走各路。其間又從接觸融合與銳進領導，而現出幾條幹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會貫通之勢成，今後將漸漸有所謂世界文化出現。在世界文化內，各處自仍有其情調風格之不同。復次，此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變底；它倒可能次第演出幾個階段來。

五　申述夙見結束上文

上面大意早曾見於我的舊著。所謂階梯觀與流派觀，在十五年前出版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就提出說過。而其見解之所本，又在二十五年前出版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二三十年來，我對於中國文化底見解，自有不少修正與許多補充。但只是補充修正而已，沒有根本改變過。

以下有四點意見，皆曾見於舊著，而現在爲結束本文，需要在此處提醒一下：

第一、中國非是遲慢落後。——流俗有見於中國不及西洋之處頗多，（例如西洋已經過產業革命，而中國還沒有），便以爲西洋進步快，捷足先登，中國進步慢，遂致落伍。其實錯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終有一天可以到達那地點；若走向別一路去，則那地點永不能達到。中國正是後一例。所以我曾說：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間不通風俗底，就是再有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謨克拉西產生出來（註十三）。中國不是尙未進於科學，而是已不能進於科學；中國不是尙未進於資本主義，而是已不能進於資本主義；中國不是尙未進於德謨克拉西，而是已不能進於德謨克拉西。（註十四）

第二、中國已是陷於盤旋不進了。——中國走上了與西洋不同底路。而它在此路上，又走不出去；遂陷於盤旋不進。中國歷史上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不見有革命，即此盤旋不進之表露。我曾說它是「不痛不癢無可指名底大病」，假使沒有外力進門，環境不變，它會要長此終古。我又指出它是「上下交相牽掣，自陷於絕境」。其所以致此之故，舊著兩書已有所說明（註十五）我將爲文使之更爲詳究。

第三、中國較之西洋，是因其過而後不及底。——例如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在中國皆曾有萌芽茁露，而且萌芽甚早。後來之不見，是萎縮荒廢底。當其萎廢時，不是無原無故忽然萎廢；乃是它向別途發展去之結果。因此所以中國文化有些不及西洋處，亦有些高過西洋處。正因它有所超過，而後乃有所不及。

第四、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這是我二三十年來沒有改變之根本觀念。舊著已發其端，現正圖完成其說。

（註九）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第四二頁，商務出版。

（註十）語見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呂振羽的中國古代史亦採其語

（註十一）潘光旦著人文史觀，有論姓氏婚姻家庭存廢問題一篇，曾譏笑說古時人相信有運命鬼，十八世紀半以後底歐洲人美洲人和今天底中國人却相信了一個進步鬼，可參看。

（註十二）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第五八頁，商務出版。

（註十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小字本第六五頁，商務版。

（註十四）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九七頁，中華書局版。

（註十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二〇三頁，民族自救最後覺悟第九七頁。

習尚與價值判斷的標準

張述祖

眞，美，善是人類的最高價值標準，也可以說是人類行爲活動的最後趨向，因爲每一個人都是照着自己認爲眞、美或善的物去求，照着自己認爲眞，美或善的事去做。這些標準是怎樣發生怎樣形成的呢？當然，使我們發生價值判斷的那些事物，牠們的本質與我們人性的本質相投與否，是價值判斷所由決定的一大原因。不過這種本質的原因非筆者所欲過問；我只願談談決定價值判斷的心理原因。有一樁最顯著的事實，使我們不得不

想到決定價值判斷標準的心理原因，那就是這些標準是因社會及時代的不同而有差異的。如果價值的標準完全由本質的原因決定，那麼這些差異理應無由發生；反過來說，這些差異愈大，那就表明其心理的原因愈關重要

由心理的原因產生的價值標準，就是通常所指的習尙。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習尙，就是牠的價值判斷標準的一部分。這在美與善兩種價值上，表現得最淸楚。安南人以黑黑的牙齒爲美，與我們對牙齒美的標準恰恰相反。一個偉人的事功在他那一時代可以認爲善，而在現在則可以認爲不善。至於眞的標準似乎應該是百分之百地本質的，可是習尙的作用仍然相當顯著。比如一件事實，在我們中國人總喜歡分開三點或五點來說，要只分兩點就覺得似乎有點不過意。要能歸併爲十點的話，決不願列爲十一點說；雖然也許十一點更外週到些。可數的事實總願就其成數而言。又如三十六，六十四，七十二等數目在我們中國人總較二十三，五十九等數目喜歡用來歸併事實。再舉一種思想方式來看，譬如非是即否的排中思想方式，中國人從古到今都喜歡運用。中國語文中的駢偶表現法就是明證。這固然是爲了美，而同時也是爲了更有力地去表現眞；以期所說的道理可相較益著。例如很有名的兩部著作「文心雕龍」和「史通」，就是完全用駢體文寫成的，而這些說理的書並非純文學的作品。另如陰陽消長剛柔生尅等一套概念，更是瀰漫於中國人一向的思想中。可是古代印度人的思想方式則與此相反；他們是要儘量容納是與否之間的東西。所以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色非空那樣的想法在佛典中是極其普遍的。筆者對民俗學的知識毫無，不過我想民俗學家一定可以提供許多的例證，來證明眞的標準如何因思想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思想方式如何受社會習尙的影響。法國的杜爾幹（Durkheim）認爲知識的判斷標準即爲有歷史性的社會習尙。這種完全由社會學出發的知識論，固然不免言過其實，但社會習尙對眞的標準之建立，確有其相當勢力，這是說什麼也不能抹煞的。

因此要研究人類價值標準的起源，有一方面要努力的就是要研究習尙的形成。這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主題。心理學上認爲習尙的形成在心理歷程上爲一種暗示（Suggestion）的歷程。暗示是怎麼回事，那還得費點週折才可說明。每一個人必須和別人在一起生活，換言之，我們的生活自始至終都是過在一種社會關係之中，因之我們的行爲活動常常是和別人在一起發生的。我們從小和別人在一起吃東西，一件好吃的東西，自己吃着好，別人也吃着好；別人一方面吃着好，一方面讚不絕口，自己一方面吃着好，一方面聽着別人的讚美。這別人的讚美言辭和食物的美味多少次地連在一起刺激自己，正如同肉和鈴聲多少次地連在一起刺激巴夫洛夫（Pavlov）的狗似的，久而久之，別人對食物的讚賞就可引起或加強自己味覺上的美感，正如同鈴聲直接就可以使巴夫洛夫的狗流口涎一般。這種事實就是心理學上人所共知的「交替反射」（Cnditioned reflex）或譯「制約反射」。由這個很簡明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一個人對美的價值判斷，如何會受別人行爲的影響了。我們和別人在一起吃東西的機會那麼多，所以一個人，從小到大，這種交替作用發生的次數，眞可以說是無限，於是牢不可破的「交替反射」關係，自然就建立起來，大家都說好吃的東西，你沒有入口已經覺得好吃；反之大家都說不好吃的東西，你沒有入口已經覺得不好吃。原來是愈好吃的東西，說好的人愈多；結果，就是說好的人愈多的東西，就愈覺的好吃。別人的讚美既因交替作用而具備了引起味覺美感的力量，那麼讚美愈多力量當然就愈強。因之如果一件食物、不只現在眼前人說好吃，古人也說好吃，別人的文章著作中都說好吃，那麼你就更不由得不覺得不好吃了；甚而至於本來你吃着不好吃的東西，也會覺得好吃起來。因此我們就可以了解爲什麼味覺的生理機構大家大致相同，而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河北人則不喜歡；四川人喜歡吃苦瓜，山西人則入口即吐。當然在已經成癖之後，生理機構難免發生適應的變化，但嗜好的開始顯然受他人的影響很大。這是味覺方面的美的價值標準，如何受社會習尙影響的一個隨便的例子。其他美的價值標準，以至善及眞的價值標準，受他人影響的情形，當可舉一反三了。這樣以他人的價值判斷，代替價值本身，而引起自己的價值判斷，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暗示。然而我並不是說一切價值標準完全是由習尙決定的，自然還有本質上的原因，不過習尙可以加強、減弱或改變這種本質原因的力量就是了。

還有一類事實，可以證明一個人的判斷如何受別人判斷的影響。據社會心理學家阿爾波特（Allport）的實驗，他以由香至臭的十種氣味，讓許多人判斷牠們的香臭程度。判斷是在兩種場合之下舉行的：一種場合是每一位判斷者獨在一處判斷；一種場合是許多判斷者同在一處判斷。用線條的長短表示香臭的程度。結果是在前一種場合之下，各位判斷者對這十種氣味的香臭差異程度判別得大；而在後一種場合之下則判別得小。用重量來實驗，結果亦同。這是說一個人處於團體的情境中，他的判斷有趨於中庸而避免偏於極端之勢。也就是說明一個人的判斷標準如何有意無意地都在受着別人的影響。縱然別人並未表示出他們的判斷，可是僅僅因爲我知道有人和我同在作一種判斷，所以就要使自己的判斷趨於中庸，以免與別人過於相佐。原來是「人的判斷」代替了價值本身；進一步則「人」代替了「人的判斷」。總之習尙之所以能左右價值判斷者，就是因爲最初是事物的本身價值與別人給牠的判斷常在一起表現，引起我們對牠的判斷，於是經「交替」的歷程，別人的判斷直接就引起我的判斷；甚而至於不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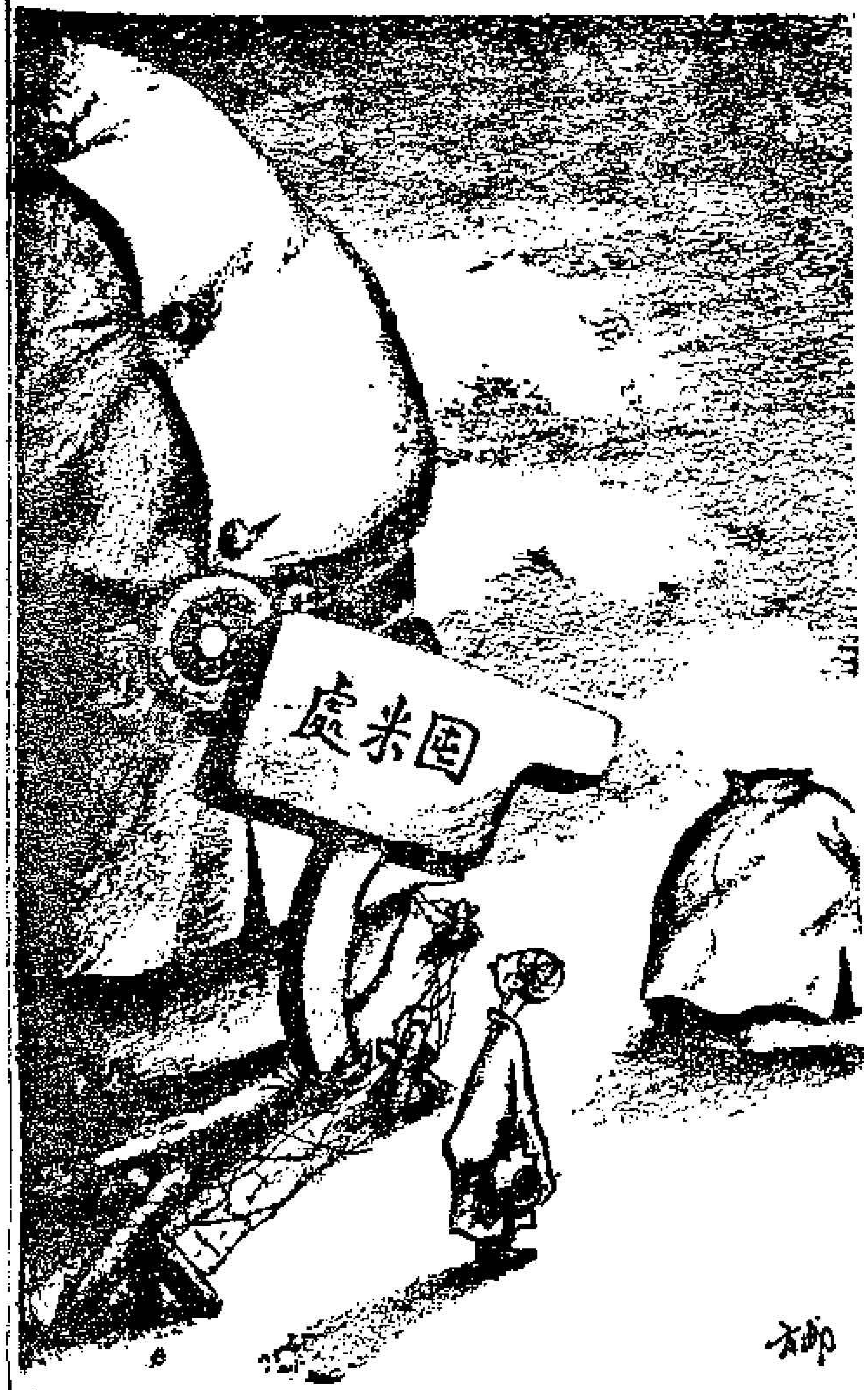
別人的判斷，只要我知道別人在判斷，也會影響我自己的判斷。

因此一個人對一切事物所下的價值判斷，並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判斷，而是他在社會習尚的影響下所作的判斷，所以一個人的價值觀，不能完全脫離社會及時代的限制。我們要改造人的價值觀，不能單獨地分別地由各個人下手，而應認清這種社會力量的作用。不過在這裏就遇到一個最使人頭痛的矛盾關係：社會是由各個人構成的，當然各個人的價值判斷合起來，就是社會的價值判斷；所以要改造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勢須改造各個人的價值觀。但每一個人的價值觀，都係由他所處的社會的價值觀作一部分的決定，那麽在未改造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以前，就無法改造一個人的價值觀。一般所說的「心理建設」或「改造人心」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改變一個社會的價值判斷標準或其習尚的問題。學校裏的風氣問題，機關裏的風紀問題，也都是這種性質的問題。而這個問題，關係於一社會或一團體的生活甚大。在一般看來幾乎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問題；一個團體的風氣要好，不必費大氣力，一切事好辦；反之風氣不好，則只有付之一嘆或急呼整飭，毫無具體辦法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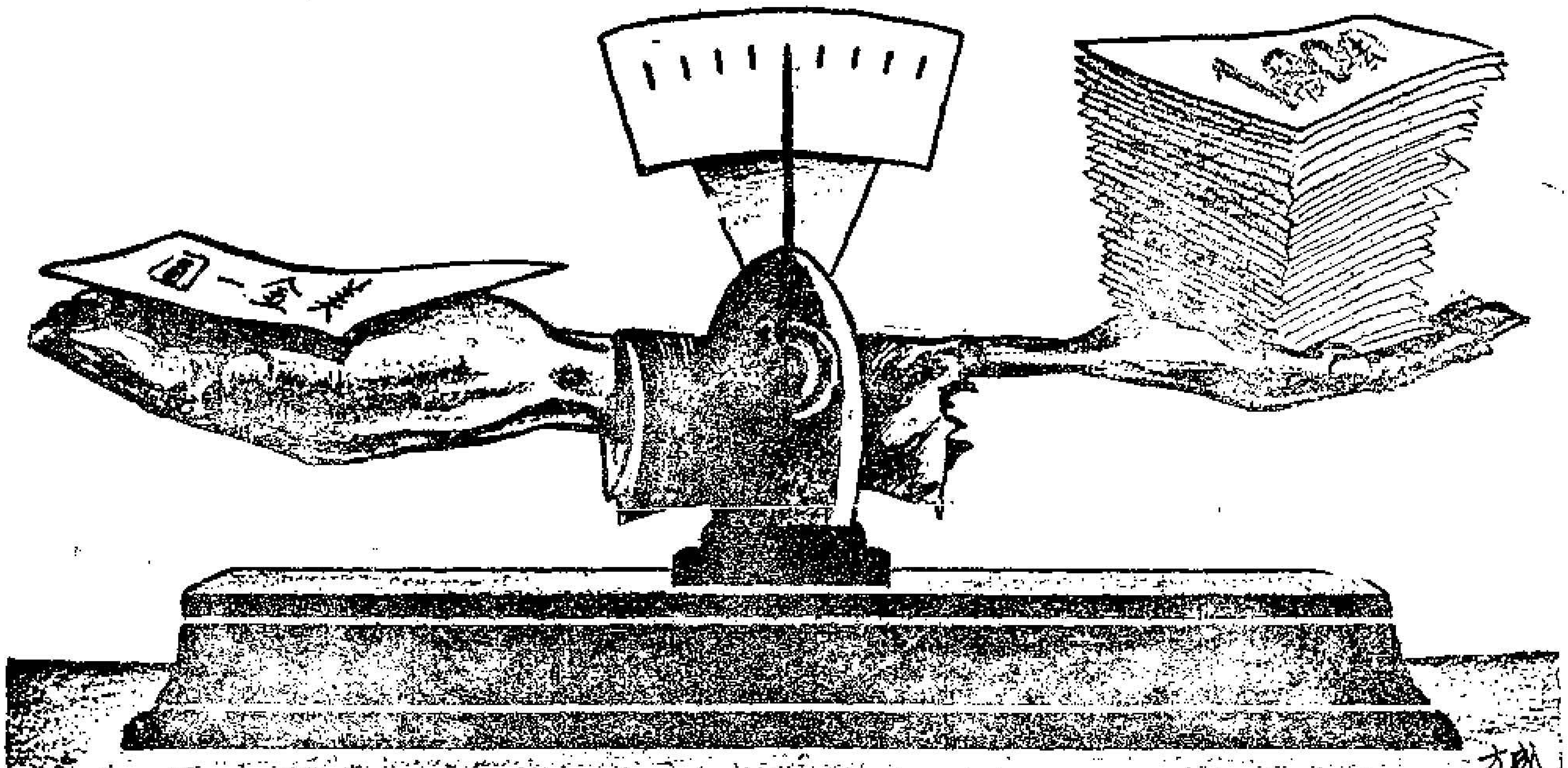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眞的要左右或轉移習尚，那就必須先了解習尚發生，或改變的原理。我們已經知道別人的判斷所以能直接影響自己的判斷，在心理歷程上講，是一種「交替」的歷程。但對同一件事物的判斷，各人之間帶有不同，爲什麽有些人的判斷會特別發生影響力量而成爲習尚之所趨，另一些人的判斷則歸於屈服呢？習尚成於人對人的暗示，但暗示恒有一定的方向。這個方向很簡單，就是由權威大方、向權威小方影響。所謂「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正好說明這種方向，君子便是權威大方；小人便是權威小方。相傳東漢郭林宗爲一代儒宗，士林矜式。有一天他出門帶帽子時，無意中揑歪了一隻角，走在街上被一般士子們看見了，就起模仿，大家故意把帽子揑歪一角，一時號曰林宗巾。這個佳話活生生地說明了那種暗示的方向。

因爲習尚形成的方向是如此地明顯，於是一般人就把牠看得太簡單了。直至把牠簡化爲一種上行下做的問題。把權威的大小，簡化爲一種地位上下的關係，而所謂地位上下，就變爲一個官階或身份高低的問題。於是認爲轉移習尚的力量，可由一二人左右；只要在政治上居高位的人以身作則就行。但實際上，問題並沒有那樣簡單。生活是多方面的，所以價值標準或習尚，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影響習尚的權威也是多方面的。我們這裏所謂權威並不是指政治上的權威，而是指在價值判斷這件事上的權威。在某一方面的價值判斷上的權威，即其對這一方面的價值所下的判斷，歷經證驗爲適當者。所謂適當，即判斷與價值相符；正如交替反射的實驗中，鈴聲與肉相符似的。例如對布疋的好壞所下的判斷，以久營布生意的人爲有權威，蓋因這批人一向對布疋好壞所下的判斷，歷經證驗爲適當，所以這批人在對布疋好壞的判斷上，就有暗示力量。這批人說是好的布，我們不由得就覺得不錯，其他事例，可以類推。總而言之，一個人絕不能在任何方面的價值判斷上，均成權威。對衣服式樣影響權威大的，對思想方式的影響權威，不見得也大。對服務的風紀影響權威大的，對走路的步態或說話的聲調，影響權威並不見得大。不僅此也，不同生活的人，有不同的價值標準，所以對士子影響權威大的，對商人的影響權威，並不見得也大；對軍人影響權威大的，對士子影響權威並不見得大。我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馮玉祥的服飾，質樸實用，別具風範，但並不能使大學生去模仿他，而眞正影響大學生服飾的倒是電影明星。在官階及身份上講，那當然馮先生高得多了。不過軍官及政界上的人模仿馮先生服飾風範的確實有些。凡此，就是因爲我們前邊說過的，一個人在某方面的價值判斷上所以能對某種生活的樹立權威，必須是他一向對這方面所作的判斷都被這種生活的人認爲適當，歷經證驗，取信於衆，所以暗示的權威，必須是自己樹立起來的；而不能是硬派上去的。明乎此就可以了解轉移風氣這件事，爲什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了。

關於如何控制或左右習尚的問題，心理學目前所能貢獻的具體方策，那確是太少了。並且亦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納。但筆者願提出與通俗見解不同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一般認爲習尚既然是一種羣起風從的事實，所以要使習尚形成，便須限制個人的自由，以求其一致。筆者則以爲習尚之發生，既由於權威的暗示影響，所以樹立習尚的先決問題，就是如何培植暗示的權威。而發生暗示影響的權威，既然是多方面多種類的，自然發生起來的，那麽要想培植新的暗示權威，以樹立新的社會習尚，必須能予各個人以表現並證驗其判斷的適當性而爭取他人信任的機會。這樣新的適當的判斷，因其經過證驗而取信於人，遂可成爲暗示權威而蔚爲習尚。那些舊的及不適當的判斷，相較之下，其影響力量自歸削弱或淘汰。所以社會應給予各個人以在某一方面對某些人建立暗示權威的機會，俾新的暗示權威有不斷發生的可能，那樣社會的習尚，才能「日日新，又日新，」而趨於更適當的方向。若完全限制個人的自由，則每個人都沒有表現並證驗其判斷的適當性以取信於人的機會，則新的暗示權威，就沒有建立的機會。那麽社會的習尚必爲舊的傳統的暗示權威所長期支配，勢將滯留於一種保守陳腐的狀態之下。至於武斷地樹立起來的權威，像居高位者登高一呼之類的辦法，則因其判斷適當與否，未經社會證驗，根本不會發生暗示的力量。是欲轉移社會風氣，而適得其反了。


方成

請息
內戰
工罷
教罷
工餓
政府
方成


方成

觀察通信版

「五四」紀念在北大

那時追求的在什麼地方？

——馮至：「那時」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三十年為一代，「五四」到現在已經二十八年了，憶當年，看現在，想將來，覺得光榮，覺得慚愧，也覺得有莫大的責任。就在這種混雜的情緒中，北平數萬青年來紀念這偉大的節日。北大清華燕京等校，都有盛大的「五四」週。北大為「五四」的發祥地，情緒尤其熱烈，在這裏幾個重要的晚會——科學晚會（五一），文藝晚會（五三），歷史晚會（五三），經濟晚會（五五）——中，集合了許多實事求是的學術工作者與「五四」的過來人，對三十年來的科學、文藝、民主、現階段的經濟作了一個總的檢討和評價，並從這些經驗與教訓裏指出今後的途徑。有人說：「這應當是新『五四』的開始。」

民主的科學

就賽先生來說，汪敬熙教授認為是今日紀念「五四」的一大恥辱，因為北大對科學並無多大貢獻，北大的科學只知用來整理國故。鄭華熾教授則說明要科學發達必須科學研究發達，要科學研究發達須解決幾個先決條件：一、人力要多，二、財力要充裕，三、要充分的時間，四、要能合作。他說：我們談科學要從基本上做起，如果眞能做到這幾點，我相信五年十年後中國科學必有相當的成就。

為誰而科學？袁翰青教授有一個很重要的提示，他說：「在現在這個時代，科學工作者是痛苦的。他們的內心有許多矛盾。他們研究科學，追求眞理，是希望他們的研究能使人類克服自然的力量增強，為人類謀幸福；現在科學的研究是不是造福了人類，是一大疑問。因此人類向前的精神有很大的矛盾。科學就像一把刀子，這把刀子交給廚子可以做菜，交給瘋子就要闖禍。科學的運用如不能趕上科學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德賽兩先生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德先生站在大多數的立場上着想，賽先生不僅不能造福人羣，而且要發生反作用。

「科學家要愛人類，愛世界，愛和平。」

人民文學

「五四」是新文藝誕生的時代，因此又是文藝節。在文藝晚會席上，朱自清教授講述了「五四時代的文藝」，在理論方面，他提出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他說：「胡先生在白話文學史中的意見是正確的，白話便開始於人民要表現自己的東西。陳先生的主張，是用國民文學反對貴族文學，用寫實文學反對古典文學，用社會文學反對山林文學。國民便是人民，社會文學是人民的文學，寫實文學是用人民的語言，所以總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學』。」創作呢？「第一部創作便是『狂人日記』，裏面提到禮教與孩子，那時的批評，說它是用寫實的手法表現了象徵的意義。：：『狂人日記』裏喊出了救救孩子，並且要打倒孔家店。要怎樣救救孩子呢？就要請兩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賽先生；到今天仍然是如此。」

馮至教授是北大新詩社的導師，他是崇拜人民的詩人，對「五四」以來的詩，作了一個分析。他說：「五四」以來，詩的成就遠不如小說戲劇，但道路還是正確的，不幸中國因政治上的變化，智識者不能做政治鬥爭，就只有和自己的情感作游戲，於是象徵詩便興盛起來，後來戰爭發生，詩人離開城市，漸漸認清了現實，態度得以改變，才有今日的詩壇。「智識階級轉變態度，是因為接受五四的傳統和中國固有的優良傳統，就是人類最早的傳統，也是每次革命所恢復了的好傳統。這傳統自詩經離騷漢魏樂府以至杜甫，他們都未以高貴自居，都是以人出發，而不以高貴的人出發，其成就卻都是最上乘的，比謝靈運、王維、李商隱那些自命高貴的詩人要高明多多。今天的詩人拋棄高貴感，自覺到是個普通人，並為普通的人說話，這才成為眞正的詩歌，譬如以前詩只能讀給少數有修養的人欣賞，今天却可以讀給很多人欣賞了。新詩的前途是無量的！」

時代是進步了，科學、文藝都以人民的旗幟為旗幟，可惜還有一些人在沉醉，「今日北方的文壇呢？老作家們有的當了委員，有的唸佛了，得道了，有的則專知雕琢字句，作出一些大家不懂的精緻文章。在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時候，在四面包繞着內戰的烽火的地方，他們還吟哦着黃昏，寧靜，美麗的死呀，永恆，永恆，永恆。」（北大文藝社暨新詩社五四特刊）北平還有象徵詩人，溫和的馮先生也覺得「難過」。

重新估價

五三歷史晚會在紅樓大操場舉行，三千多青年都凝神地諦聽着「五四」的領導人物說他們的往事和感慨：懷想二十八年前的今日，都覺得身上有一股熱力。

第一個說話的是胡校長，「五四那天我在上海蔣夢麟先生家，我不太清楚當時的情形，好在這裏有許先生、周先生，他們都是被捕的人，還有，楊振聲先生也被捕過，可惜他病着不

能來。」胡先生眞的撇開「五四」不談，他講的是「五四背後的新思潮運動」，這是新青年七卷一期他的一篇文章，他覺得還有闡述的必要。

許德珩先生說胡先生還提倡過「好人政治」。胡先生確是一個溫和革命家，新思潮運動便是他的不流血的革命。他說：新思潮就是評判的精神，也就是尼采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主張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爲工具，以「評判的精神解決問題」爲方法，達到「改造中國文明」的目的。他說：從前認爲好的、美的、對的，我們要評判它，從前認爲壞的、醜的、不對的，我們要評判它。反對裹脚，反對文言文，反對孔教會就是些好例證。當時吳稚暉曾說他「載紅頂子來提倡危險的思想」，於今呢？「昨日少年今白頭，當年危險的份子老了。但是，三十年來成績還不夠，我們要繼續「重新估定一切價値」。」

沉痛的感想

許先生平日是一個最叫座的教授，於今大家又知道他有過「被捕」的光榮，所以他一上台，就報給他以熱烈的掌聲，許先生則還給聽衆以令人深深感動的「感想」。他說：

「各位同學，我今天有兩種沉痛的感想。第一，二十八年後的今日來紀念五四，使我回憶到當時北京大學所給予我的溫暖，我覺得很愉快，不過，愉快中有點慚愧。五四發生於民國八年，民國成立已經八年了，提倡民主是一種合法的運動，爲什麽要遭人反對？爲什麽到今日還要來爭取？科學也是老生常談，爲什麽到現在還要來提倡？人生三十年爲一代，我們做了三十年的夢呀！當時的反對口號中，有反獨裁、反專制、反奴隸、反强權、反迷信、反封建的作法，今天不是到處是反民主反科學的奴隸作法嗎？」

他說了一些往事。「五四」是愛國運動，文化運動，也是社會運動。「五四」完全是自發的，純眞的，沒有受過任何人的指使和津貼，蔡校長不攔阻也不勸止。他是參加打章宗祥，燒趙家樓的一個，在恍恍忽忽中他被逮捕了，北洋軍閥用裝豬的車子把他拖到總布胡同，三十餘人關在一屋，褲子褲帶被剝得精光光的，他們說：「二十年後再見。」蔡先生出來了，「我要替你們負責！」但後來逮捕的却越來越多，三院閙了一千多了。可是，他們不怕捕，以坐班房爲榮，後來掀起了全國的罷課、罷工、罷市運動，曹陸章罷免了。

「現在說第二個感想。從前我們不滿意那時的政府，現在我要歐頌那時的政府，那時只有逮捕，沒有死人，沒有人失蹤，現在是進步多了！現在是進步多了！那時，我們沒有受過任何方面的津貼，有姓易的同學南奔北跑負債百餘元要投海自殺！現在的問題多了，進步了！那時，師生打成一片，現在呢？醜得很！」

末了，許先生懷念蔡校長和李大釗，「蔡先生有一句很平常的話，就是『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而後才知恥；現在好些士大夫恬不知恥，無所不爲！」

周炳琳教授的講詞中有：「我們在上海見過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他說：你們要革命，跟我來。我這裏炸彈也有，手槍也有。」孫先生很看重青年運動，在改組國民黨時，吸收了各種思想不同的志士。但後來國民黨淸共，好多有爲的青年都遭了殺身之禍。中年人利用了青年人，青年人的犧牲最慘重：：先是中年人讚美五四，現在連青年節也要讓給「三二九」。五四本身是一股怒潮，出於年青人的敢於犯上作亂。現在的中年人怕青年犯上作亂了！這是後退，而不是前進。」

學運與民主

樊弘教授平日是那麽慈祥和讓，這一晚他太興奮了，「我的話也許是大逆不道，但眞理要問個明白，人生不過百年啊。」於道出他的眞理，他滔滔地說了兩個鐘頭。跟許先生一樣，他的話又使得年青人拍紅了手掌。

關於學生運動，樊先生贊成胡校長的意見，他認爲在現在學生運動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而且現在做的太不進步了，現在全國全世界都在黑暗中，應該要聯合全國全世界的青年共同起來反抗，他主張把學生運動列入教育中。「五四」人的變質和腐化，他不勝感慨係之，他厲聲地說：「陳公博之流也是當時的風頭人物呀！」他提醒這一代的青年人：一個人上了政治舞台，便會濫用威權，摧殘民主運動，民衆要隨時監督政府，使他要作惡而不可得。

誰反對民主？樊先生說：「今日是儒家抬頭的時候，曾國藩的把戲又在重演。曾國藩就叫曾剃頭呀！」他從經濟的觀點，以財產收入的方式爲標準分析出：地主階級不要民主，帝國主義者不要民主，舊官僚階級不要民主，新官僚階級不要民主，買辦階級不要民主。他說：中山先生沒有認淸這一點，以爲他最大的敵人是「知易行難」，於是發明了「知難行易」以後，便以爲找到了友人。官僚階級是聰明的，你說三民主義好，他也說好，你說「知難行易」對，他也說對，因而地主、官僚、買辦都冒牌加入國民黨，國民黨也就糟了。「眞正要民主的是青年學生，自由思想份子，進步的農人和工人，要這些人團結起來，民主才有前途。」

懷念蔡陳李

紀念「五四」，無論見過蔡先生的沒有見過蔡先生的，沒有一個人不懷念他，教授們說他偉大，學生們說他偉大，工友們說他偉大。胡校長在五四校友會上分析他的偉大精神有兩點：第一、他眞能提倡學術自由，第二、他是一個眞正的領袖。「北大同學以後當了大權以後，也應該學學這位老校長，學學還蔡先生大公無我的精神。」

「第二個應該懷念的，」胡校長說：「是那時的同事陳獨秀先生，他是我的同鄉，脾氣古怪。五四時學生被捕，可是他老先生却跑到新世界去散發傳單。他不但對那時文人不客氣，對段祺瑞徐樹錚也反對。他散傳單，直到晚上十一點，我們勸他回來，可是翌日才知道他於晚上被捕了。後來保出來，他又跑到武漢去講演，

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五四」運動二十八週年紀念已在我們面前消逝了，但它激起了全國各地青年學生們的熱烈浪潮，準備獻身於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就是在政治低氣壓籠罩下的首都；青年學生們也打破了一切的困難與阻力，發出了他們的呼聲。

五四與現代化

五月二日晚八時，中大歷史學社敦請該校教授吳世昌氏在文學院教室作五四專題演講，題爲「五四與中國的現代化」。吳氏首先說明了產生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並謂五四運動是中國要求現代化的一個運動，但因力量分散和領導人物的關係，只有在文化方面可說得到成功。而當時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兩個口號，到現在還是這兩個口號。從五四要求現代化起到現在已經二十八年，中國還沒有現代化，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接着他指出：「政治問題是整個國家一切問題的基礎，如果政治不上軌道，一切都沒辦法，現代化除了要注意於文化學術以外，對政治尤不可忽視。」至此他舉了一個實例，說捷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但因政治不上軌道，二十四小時內就亡於希特勒之手。因此他特別鄭重地指陳：「今日還有不少人以爲只要有了飛機大砲原子彈就可解決問題，這實在可笑可憐，這就是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舊觀念的復活。當張之洞提出這一口號時，郭松濤就已經指出它的錯誤，到現在還是這麼一套，這不是歷史進化的諷刺嗎？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現代化，要中國現代化，首先要研究中國民族有沒有接受現代化的思想準備。中國以儒教立國，我在六經中未發現『眞理』二字，西洋人則處處從求眞入手，所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的名言即是指此。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倫理，是忠孝仁愛　義道德，沒有知識論和宇宙論，稍有一點科學思想的人如惠子，公孫龍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就不能存在，首先就受到孟子的攻擊。結果，中國的倫理都把人教成了鄉愿。中國的傳統思想是教統治者如何懂得政治，如何用權詐統治老百姓，而不教老百姓懂得政治。這種五千年來的精神文明對於我們的負担太重了。我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丟掉這種傳統的包袱，從求眞入手。重新教育別人，也教育自己，教育下一代。」最後他說：「中國已是高度科學化世界之一部份，非接受現代化不可，自己不現代化，別人要來現代化，別人來現代化，就要取付代價。至於如何現代化，我今天不能具體的提出意見，但必須要有一個政治民主化的環境，和一種求眞的觀念做基礎。」

理性與新五四運動

五四前夕，記者爲迎接光輝的五四，特走訪中大兩位教授、叩詢意見。一位是歷史系主任賀昌羣先生，他說：「五四運動的主要意義在於破壞舊的文化傳統，反對儒家精神，解放個人，發現自我，但不幸這種工作至今尙未完成。中國目前的局面很需要來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但這一運動不能只有Romantic的情緒，而必須是一種理智的行動，以理智陶鎔感情的一種行動。歷史的發展趨勢必然要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在高度資本主義的壓力下，非走上經濟平等的道路不可。這條道路不是平坦，而是非常艱鉅的。如果我們不願意中國毀滅，就需要對現社會取一種懷疑態度，予以重新估價，更需要以理智培養出一種力量，迎接一次大的變革。」

全盤重新估價

另一位是社會學家孫本文先生，他說：「五四到現在已經二十八週年了，但我們現在還在喊當時的口號『科學』與『民主』，這說明中國並

公言報發表了他的言論，說他宣傳無政府的社會共產主義。後來知道要被捕，纔改裝逃走。他那時已辭掉北大的職務，可是他和他的朋友們那種革命精神，確實是偉大的。他幾次被捕入獄，直到民國廿六年上海抗戰才保了出來。他是在艱難痛苦中度過一生，如今回想，非常値得紀念。」

李大釗也爲許多人所懷念。在壁報上他是一個令人欽敬的人物。

另一些消息

五五經濟晚會席上，只有悲觀的論調。趙迺搏教授首謂：經濟是政治財政的犧牲品，中國經濟的毛病：一是地大而物不博，二爲驟奔血的經濟，三爲顯微鏡的經濟，四爲部落經濟，五爲官僚資本經濟。財政與通貨問題，秦瓚教授只提了一些自命爲「沒有辦法的辦法」，其中「澈底清算豪門資本」一項爲好幾位教授所同意。

周炳琳教授從政治經濟的關係上看，認爲只有在澈底的兵變民變之後，少數人自動的放棄既得利益，經濟才有一點辦法。

何思源市長致北大同學信中有：「還循國民革命與三民主義的路綫才是正確路綫」，在「愛國護權運動會」主辦的「五四」紀念會上，他又大聲疾呼：「五四是爲了山東問題而發生的，今後的目標要轉移到東北去。」但北大的標語中卻是：「反對新的二十一條——中美商約」，「我們要繼續抗議美軍暴行」。「五四」女英雄劉淸揚女士致北大同學的信中也有：「在今日播遷法西斯蒂的是美帝國主義。」兩者恰成一個對照。

作爲「五四」最大諷刺的是向達敎授的刊度次辱：表了篇了一篇一狗「發表在文腦報上，他近來接到了幾封匿名信，信上說：一向這：小心點，你知道是歲才、聞一多是怎樣死啦：衎嘿當心你的腦袋瓜子。」世界扁是進步得太快了！

沒有多大進步。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思想。五四運動後，西方的一切科學及新思想都介紹進來了，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把舊東西清算掉。紀念五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發揚批判精神，尤其要對五千年來遺留下的舊文化傳統，全盤從新估價，這不是說要從舊文化中保存什麼，而是要拋棄一切要不得的東西。有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的Renaissance，這個字的意思就是翻新，不僅要消極的拋棄舊的，更要積極的創造新的。」

五大學聯合紀念會

五四侵晨，中大六十公尺的文化走廊全被紀念五四的壁報專刊所佔領。這裏面，有專論，有文藝；有的檢討過去，有的針砭現實，有的警惕將來。

中大，金大，金女大，劇專，音樂院五校聯合紀念大會，於下午二時在中大大禮堂舉行，參加者達三千餘人。大會在中大自治會主席的報告中開始，請有楊晦，許傑，張西曼諸先生講演，傅斯年，吳有訓，鄧力子，段錫朋，施復亮，田漢，諸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與人民結合

第一個被邀講話的是許傑先生：彼謂：「五四運動的意義一向被人歪曲，開始目為新文化運動，後來改為青年節，再後連青年節也不要，文協才檢過來定為文藝節。實際上，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要轉變，不僅代表學生運動，新文化運動，而是代表整個歷史的轉變，代表中國人民要求翻身的開始。(掌聲)」接着他分析了當年參加五四運動的知識份子，在以後的轉變情形，有的變為官僚買辦；有的開始是一副自由主義者的面孔，現在成了寵兒，有的明哲保身，退出現實陣營，只有一小部分人始終站住為中國人民而鬥爭。而知識份子轉變的主要關鍵就在於是否和人民脫離，五四運動之不能成功就在於參加運動的大部份知識份子都脫離了人民。從歷史教訓中我們知道，如果一種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背叛了人民，和人民站在相反的對立地位，結果一定落空。而就一個人的本身講，如與人民離脫，終必為人民所拋棄。所以今天的知識份子非和人民結合起來不可。怎樣和人民結合，首先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做一個不屈服的堂堂正正的一個人，不做奴才和商品，去生活在人民中，和人民共呼吸，同愛憎，指導人民，也受人民影響，充實人民，也在人民中充實自己；只有如此，才算懂得五四意義，科學與民主才能開展，否則絕對不會自天而降。」

解放農民

接着講話的是前中大教授楊晦先生，他說話既幽默詼諧，又辛辣有力。他首先分析了當年五四運動時之社會背景，謂追溯五四歷史必須自民國六年始，醞釀至民國八年而成熟，當時軍閥政治腐敗，學校生活腐化，知識份子想突破這種空氣尋找一條出路，但因對當時社會認識並不透澈，故無一定目標，宛如暴風雨之欲來，當時青年皆有一種狂熱自覺參加。當時之流行語為「只問病源，不開藥方」。運動本身有此缺陷，遂注定後來之發展為五花八門，各奔前程。此亦由於當時中國社會受外人影響發生動搖所致。來自農村之知識份子受此影響，急謀一條出路，此一出路即「到外國去」。結果，中國教育為給外人看看而辦，中國外交為侍候洋大人的外交，文章以歐化為美，學者以發表著作於外國為榮，越進步就越與中國社會脫節，越使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不能解決。但是社會的發展起了分化，殘酷的事實使知識份子的理想開始幻滅，「九一八」以後，流行「畢業即失業」的口號，使知識份子覺醒，回到農村去和農民共生死利害，「一二九」運動時「到民間去」的口號便是由此提出，卒使抗戰發動。抗戰勝利後，現實教訓又使知識份子覺醒要求民主。老實的說：知識份子所爭取的民主還是一種上層的民主，但是中國的社會如果農民不起來革命，便沒有出路。如果農村破產，都市的畸形發展就會淪為外國的殖民地，中國工商業就沒有出路，這就是現在上海一般資本家和工業家也參加民主運動的道理。了解都市文明的沒有前途，覺悟要爭取民主，必須求中國農民的解放。知識份子在此覺醒下，必須改變一切作風，不怕土氣，要與苦難的人民共生死存亡，求民主解放。但少數知識份子，特別是文化工作者之爭取民主，只限于都市，限于學校，一到社會馬上變了。不過五四以來的事實是一個活的教訓，五四的人物是一個活的博物館，我們必須在此覺醒下痛改自己的錯誤觀念，急起直追！

團結的開始

大會發表宣言，提出六項國是意見：

一、反對內戰，要求和平。

二、反對政府非法逮捕人民，非法查禁刊物。

三、政府應立即實行民主政治。

四、政府應採行獨立外交，不作任何國家附庸。

五、遵循政協途徑，實行政協決議。

六、發揚科學精神，建設新文化。

演講完畢，會場齊唱五四紀念歌二遍，並高呼「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口號，情緒極度熱烈。

晚八時，五校聯合主辦紀念晚會，節目精彩，有詩朗誦，舞蹈，唱歌，短劇等，觀衆達四千餘人。

這是南京學生團結的開始，是全國學生團結的先聲，是新五四運動前夕的激盪！（五四夜深記）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盡量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奉薄酬。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五、歡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編者）

文藝

墓

李慕白

繞過華盛頓大學的後園，走上那一條狹窄的坡形的公路，在西雅圖（Seattle）東南約十五英里的藍谷（Blue Valley），美國政府在那兒建築了一個第二次大戰無名英雄的墓地。這一所墓地雖然已經埋葬了千百具無法辨明姓氏的屍首，同時也埋葬了無數沒有屍骨的冤魂——在世界第二次大屠殺中，因失蹤而確定死亡了的軍人。這是戰後的華府一座新興的建築。美國人喜歡新鮮，愛好刺激，這一座無名英雄的墓地，也許將成爲他們日後遊覽風景的好地方。

天上陰沉沉的，沒有太陰也沒有風，雖然剛下過大雪，然而卻不十分冷，倒是這氣候使人怪鬱悶的。

我們到達墓地的時候已經是過午時分了。莉麗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外面罩以一件灰皮大衣，還帶了一雙黑皮手套。除了她的面孔以外，在她的身上幾乎整個是黑色的。她那大而黑的眼睛，在憂鬱中發射出失望的光。我攙扶着她一步一步的走上那灰色的百級。這步伐很有節奏，在靜寂的空氣中，我們清楚地聽得出自己的脚步聲，也許還能聽得見自己的心跳。這情景卽使是十分的嚴肅，也免不了會人黯然神傷！我不時地偷看着莉麗：她的，在微微顫動，她的眼注視着那高坡上的石塔，石塔的頂上還站了一位和平的女神，她伸展着雙翅，像要立刻逃避的樣子，然而她卻無法遠走高飛，她始終站在那兒，成了人爲的偶像。在她的脚下，埋葬着那無數的白骨與幽靈，無時無刻，她不在聽着他們的控訴與呻吟。當我攀登石級的時候，看着那和平之女神的塑像，便使我想到在 New Jersey 與紐約之間的海上的自由女神；這兩種偶像已然成了今日好戰者的宣傳工具。多麼虛僞的和平與自由呵！

走完石級，便到了墓旁。那石塔和墓穴在一排欄杆的裏面，外面有一塊豎立的大石碑，那上面刻滿着兩千多名失蹤戰士的姓名，每一個姓名前面都有他們入伍的號碼，順序排列。莉麗很熟悉地指着一行名字，那上面刻着這樣一排字：「Major Charles H. Herrelko，一九四四年作戰於緬北上空，機毀陣亡。」她用顫抖的手指着這一行凹進去的字跡，那些字像刻畫在她心上一樣，她疼痛得流淚了。

我無語地站在她旁邊，我凝視着那碑上的無數的姓名，我想着那碑上多少無定的游魂，他們雖是死了，但卻不知給這人世遺留下來多少創痛。多少他們的父母妻子因此而心碎。

淚水蒙住了莉麗的眼睛，她呆若木鷄似的還站在那碑前。那一行深刻的金色的字跡好像有吸引力似的，使她不忍離去。

「我們還是進去罷。」經過了長時間的沉默，我終於侷促的說出了這一句話。我的音調是多麼的淒涼而單純。我用手指着那石欄裏的墓穴，那被圍在高塔和平之神底下的亡魂。

她微微地搖搖頭。她的視線還是釘在那一行字上。後來她卻突然的嚎啕大哭起來。她的臉躲在她的雙手裏。她的哭聲震破了這沉寂的空氣。我不禁也望着那一塊大理石的墓碑流淚了。

「他……」她哽咽着說：「他的魂也許就在這塊碑上。」

「不，」我說：「他的榮譽是在這塊碑上；他的魂早進天堂了。」

「但是他的屍首呢？」她緊接着問我。

「在那裏……」我用手指着那墓穴，但我馬上又縮了回來。

「太殘忍了，他的屍首都不知到哪兒去了呵？」

天依舊是陰沉沉的。那墓旁深綠色的小松樹在靜穆中圍繞着墓穴，像在那兒祈禱。還有，那站立在石塔上的和平之神，她瞌着雙眼，像在那兒低泣。這眼前的情景，一切都令人心傷。當我想到德國的格言 One war brings on another 這句話的時候，同時我更會記起曾經參加第一次大戰的美國名將薛耳曼（William T. Sherman）說的「戰爭是罪惡的淵藪」（War is hell）。這是一句多麼富於經驗的話呀！

我們在碑前靜立了許久。然後再移動着無力的步子走進了那石欄，矗立在那無人的墓旁。仰望着那灰色的天空，那高大的十字架，還有那浮雕在石塔上的美國的軍徽——一隻猙獰的鷹，牠們也許就是那些無名英雄所得到的最後的榮譽。在這座冷靜的墓園中唯一能陪伴這些幽靈的也祇有牠們。

「祇有死才是最平靜，最恬適的世界呵！」我想到那躺在墓穴裏的人，不禁這麼讚嘆了出來。

莉麗點點頭。同時，她又望着那和平之神說道：

「假如她是有靈的，我不知道她會作何感想？」

「她也許會覺得我們人類太勢利了。我們在戰爭的時候已經把她忘記，卻一心去崇拜戰神；等到戰爭結束才想起了她，把她供爲偶像，利用她來作爲再度戰爭的工具。」

「這個世界將不會再有戰爭了罷？」

「誰敢說？戰爭也許就在明天。」

「那不是太殘酷了？」

「至少戰神是不會這麼想的。」

「可是我們人並不是戰神呀！」

「那倒不見得。你怎麼曉得人的心？」

「戰爭究竟有什麼好處？」

「你們美國有一句格言說：“The blood of the soldier makes the glory of the general” 這和我們中國的『一將成名萬骨枯』有着同樣的意義。」

「我不明白人爲什麼要這樣的自私。」

「沒有自私便沒有戰爭了。」我這樣下了結論。

在我們前面的深陸的墓穴裏，躺了多少死得無辜的屍體，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們那副痛苦的樣子；從那一具具的骷髏上，我們祇找得出猙笑與罪惡。當他們在生死的界沿上受着最後的裁判的時候，那時他們卽使懺悔也太遲了。我心裏這樣想，但我不能把這種想法告訴莉麗。今天莉麗的痛苦，雖然都是由於私情的激發，但這種激發必然引起了她對戰爭的厭惡 甚至是一種恐懼。她站在墓旁，縱然不說話，但她的心緒卻無疑地十分紊亂。一種幻滅、煩惱、彷徨、以至

空虛的情感佔有着她。未來的暗影很清楚地擺在她的面前，使她困惱。她低首沉默了許久，終於懊喪地抬起頭來，並且對我說：「我不願意再在這兒耽擱了，我們還是早點回去罷。」

一種漠然的心情，叫我們在這荒涼的墓地體認了生離死別的眞諦。當我們一步一步走下那百級的時候，我們的心也好像隨着沉了下來。誰也不敢回頭去憑弔一次那特別顯得荒蕪的墓園。我明白戰爭雖然是結束了，但牠給莉麗所留下來的遺恨却是未可歇止。今日的憑弔，不過徒然增加了她對人生的懷疑與苦惱。天上飛過幾羣海鳥，牠們的哀鳴劃破了那沉寂的太空。在這時，莉麗却突然向我說：

「你不能馬上回到中國去。我需要你；至少，你可以親眼看見我將怎樣的去轉變我自己。」

對於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在事實上我不能再在美國住下去，我的事情也快辦完了。雖然我未嘗不可再在美國就擱下去，但對於我在國內的孩子，又怎麼忍心離開得那麼久？一個中年人對於兒女之愛，是有着一般不可思議的力量的，這種力量使我現在沒有勇氣來慷慨地允許她。我不想把這困難告訴她，她却更補充了一句，說：

「你明天就搬到我家裏來住下，我希望你能在我家中享受到家的安慰；住旅館多苦呀！」

「謝謝你，我明天一定搬去。」我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說出口的。而且我是毫無思慮的說了出來，我有着一種矛盾的情感。

走完了那近百步的石級，我們就走進了停在墓園門口那片廣場上的汽車。我無力地靠在那柔軟的靠背上，吁了一口長氣，正預備把車子開走，莉麗却把她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她的冰冷的臉偎倚在我的臉旁。她很悠然的說：

◉「這種生活倒是怪有意思的。」我微微地笑了一下，同時我心中馬上就對她這話思着懷疑；我不知道她是指那一種「生活」而言。莉麗眞是一個神祕的女人呵。在汽車的疾馳中，莉麗打開了她的皮包，拿出了鏡子，我猜她也許在收拾她臉上的淚痕。我心裏想着那墓地，還想着那許許多多遭遇着同莉麗一樣命運的人，我不禁自言自語的說道：「這便是戰爭的賜予呵！」

（海外憶之九）

（上接第二頁）胡適之先生作白話詩的精神頗足取法。但是組成之後有何心得，則需要報告出來，作爲切磋的資料。

貴刊應該是大家的工具，不必實際造成一個團體。試想編者既不是司令，又不是經理，更不是校長，知何能集合許多志同道合之分子組成一個互助團體？祇要編者振臂一呼，全國響應，讓各地的讀者自動去組織，以抵抗魔鬼。要知道這種組織是做的，不是說的。所有世界上能夠想到的好話都有人說過了，只留待有人去做。

自由是爭來的。散沙要自行集合，不可依賴別人。在抗戰前，有租界在，可作言論自由的保障。那是不徹底的辦法。租界收回，虛偽的保障就沒有了。眞正的保障是人的同情心，亦就是每個人的良心。

于鶴年　五月四日　天津

五四來信一

編者先生：今天是五四，成爲內戰中軍事重鎭的徐州，今天異常沉寂。我感到極端悲痛。以前度過這個日子沒有什麼感觸，然而今天爲什麼感慨湧上了心頭？睜開眼睛看着，祖宗遺留下的錦繡河山還像個什麼樣子？是誰奪去了我們青年的幸福？是誰打破了我們青年的希望？內戰！內戰！就是這個吃人的魔鬼。今天讀了二卷十期王芸生先生的「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這篇文章之後，心情更加沉重。勝利之初，大公報隨同盟軍佔領日本的通訊記者所報導的一篇通訊「日本眞的投降了嗎？」，已提醒我們注意日本的投降問題。某一個被遣送回國的東北日俘也曾經說過：「二十年後再見」，這更是一句刺心的警語。可是我們好像是置若罔聞。今天的青年就是二十年後的壯年，也是二十年後的國家實際的領導者。上一代的執政者可以執迷不悟的斷送他們自己，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却是來日方長。爲了將來，我們應該呼吸自由的空氣，爲了替我們的後一代造成一個美麗的遠景。現在的青年應該認識自身應負的責任，立定一個目標，勇敢的向前邁進。「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這句話很可以作爲我們青年的警惕。

周聰章　五月四日　徐州

五四來信二

編者先生：我們總都明白，統治者爲了轉移目標，灌輸狹義的民族主義，便把九四運動日併合在三月二十九日一天了，美其名「青年節」。但是，我們可能否認這不是在篡化五四運動的精神嗎？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三二九」和「五四」，都有過創造歷史上劃時代的功績；我們也認識得很清楚，「三二九」的精神在掀起民族革命，而「五四」的精神在推動民主思潮；「三二九」在民族革命史上有最光榮的一頁，而「五四」是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一天；「三二九」的影響在辛亥革命，而「五四」是民主運動的萌芽，它一直影響到現在。兩者的基點根本不同，它們只有在革命的步武上一致而已。正如長江駭浪，前浪只拉毀了舊封建的假面具，而後浪則冲走了舊封建的殘渣，然而你能說它前後是一個浪頭嗎？

隨着時代潮流的激盪，各國都在奔赴着民主的坦途，而我國却正沈醉在內戰裏；各國的人民都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下活躍，而我們却處處受着嚴重的威脅；人家都在眞理下生活，而我們却一條眞理的氣息也呼吸不到，我們只能窒息在高氣壓的而又貧血的地方。統治者太聰明了，連這一點可以回憶的美夢也想把它消滅得乾乾淨淨，迫使每一個人都丟了現實去狂舐着死難者的枯骨，這怎麼叫我們現時代的人甘心呢？

我們要求民主，我們不能忘記了這[illegible]取民主的一天。我的意思也就是：『我們要從新的段祺瑞手裏，搶出「五四」這個輝煌的日子，讓我們朝着光明去創造新的生命。』

龍佐晉　五月四日　長沙

緊要啓事 ◉

本刊本期付印時，裝訂作仍在罷工之中。如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能解決，則本刊爲避免脫期起見，當由本社同人自行用釘書機裝訂，但無法切齊。事非得已，謹請鑒諒。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安平

本刊于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上，附刊「讀者意見書」表格一紙，徵求讀者發表意見，以作本刊改進的參考。這個「讀者意見書」原是爲我們自己參考用的，因爲我們非常希望知道讀者對於本刊一般編輯態度以及各欄所刊文字的反應，藉以改善我們的缺點，或者增强我們的自信。我們並無意思要將它公開發表。我們並不認爲讀者的意見有整理後公開發表的必要。但是一部分讀者來函要求發表，我們在冗忙的工作中抽出了兩天的時間才寫成這篇報告。

發表意見的讀者共爲三百二十三人。這個數目還不到本刊第一卷平均發行總額的二十分之一。（第一卷的平均發行總額約爲八千份左右，現在已上升至一萬一千五百份）。發表意見的讀者在發行總額中所佔的比例很小。不過就實際情形說，有三百多位讀者熱必將意見書塡就寄回，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在通常情形之下，一個刊物如不能贏獲讀者的愛好，當它徵求讀者意見時，可能根本沒有人理會。應徵人在地域上的分佈還算普遍，遠至迪化，雅安，綏遠，蘭州，昆明，峨眉，太原等地，都有寄來。應徵人的年齡，最大的是六十四歲，最小的是十七歲（在高中二年級讀書），十八歲的則有十一個人。絕大多數的則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其統計如左：

二十歲以下	一九人
二十歲至二十九歲	一四三人
三十歲至三十九歲	九〇人
四十歲至四十九歲	三二人
五十歲以上	五人

（表中各欄，間有不塡者，故各類統計的總數，並不符合應徵人的總數。下同此。）

關於教育程度：

曾受或正受高等教育者	二一八人
曾受或正受中等教育者	七三人
自學或僅受初等教育者	二三人

年齡和教育程度兩項的統計，使我們以前的估計，略須修正。我們以前估計本刊的讀者「大部分是在三十歲，或者至少是二十五歲以上」，現在至少說明，三十歲以下的讀者，佔着很大的比率。（我們不承認這個讀者意見表的統計，可以作爲完全正確的根據，一則應徵人數在發行總額中比例不到二十分之一，二則可能三十歲以上的讀者，應徵的興趣不及三十歲以下的人高，應徵的比較少。）至於中學生是否爲本刊的讀者一節，我們曾說過：「本刊的基本編輯方針，中學生不在我們的讀者對象範圍之內」，這個基本方針，我們不擬改變。但我們從讀者意見書中，則知中學生中仍有不少閱讀本刊者。

發表意見的讀者所服務的方面，非常廣泛。除了註明「政」，「學」，「商」，「軍」，「醫」，等籠統名詞者外，有主任科員，稅吏，××警察廳祕書，新自美國歸來，銀行行員，軍佐，××農民銀行主任，工廠技術員，上海××日報主筆，醫師，紗商，著作家，醫務，「由前清兩江師範學堂畢業担任中學教員二十餘年後到粵參加北伐担任各師師部祕書多年後任皖蘇等省縣長六任」，大學講師，留法，新聞記者，會計，氣象員，×××師參謀，教授，郵務員，上海××報總編輯，礦局職員，律師，××青年會總幹事，空軍通信員，××鐵路局祕書，南京市參議員，××省政府祕書，小學教員，榮譽軍人，合作社社員，電報局報務員，隴海鐵路××車務副段長，法院推事，電力公司職員（以上職務名稱，均摘自意見書，其中一部分地名或軍隊的番號，編者改用××代替，以免引起當事人發生意外的牽累）。其統計如左：

學	一〇二人
黨政	六三人
工商	五六人
軍醫	三一人
自由職業	二八人

關於本刊在各界傳佈的情形，我們願意在此順便報告幾點。（一）據新自華盛頓返國的顧翊羣先生談，據他在南京與各方接觸的結果，南京的高級政界，大部閱讀「觀察」。他甚至說：華萊士主編的「新共和週刊」在美國的地位，還不及「觀察」在中國所獲有的地位。關於顧先生所說的後面的一點，我們願意在此謙虛地表示：我們認爲他這句話祇是一種鼓勵。我們目前還不能十分正確知道南京高級政界閱讀本刊的情形，我們僅僅知道立法院孫院長曾經專函本社訂閱本刊。可能有六位到八位的特任官員經常閱讀本刊，司徒雷登大使可能間或披閱本刊。此外在當地零購或不以眞姓名或自己姓名來訂閱的，我們無從查考。實際上，今日中國身居高級行政責任的官員，倒底有幾人還能保持閱讀的習慣，也實在是一個疑問。但我們相信，在有閱讀習慣的高級官員之中，本刊的傳佈似已相當普遍，並受到廣泛的重視。至于全國各地的中上級及中級官員中閱讀本刊的，則爲數甚夥。××省政府的祕書處一處即有十二個人直接訂閱。（二）工商銀行界閱讀本刊的極多。無論一卷二十四期所刊 2709 名定戶職業分類表中所載，或如此次 323 名讀者意見統計中所載，工商銀行界閱讀本刊的，都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年來工商銀行界所吸收的人才，較之十年以前，素質提高不少，所以本刊在工商銀行界受到極大的歡迎。前次上海銀行董事長陳光甫先生認爲本刊富有閱讀價值，曾派人來社訂閱本刊多份，分寄該行上海總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級幹部閱讀。（三）最可注意的一個現象，即在軍醫界中，本刊亦擁有很多的讀者。上次發表的定戶職業分類表中，軍醫約佔百分之六，這次的統計約佔百分之十。軍醫界中的讀者，常有信來表示對於本刊的擁戴。有一位駐在河南的師長，曾來信表示，認爲軍界同志應當多讀本刊，他在信內並附了四萬元，訂閱兩份贈給另外兩位軍人。至於教育界人士閱讀本刊之廣泛，則已不需在此多述。據說北京大學學生宿舍某一間房間內每期均入手一冊。

關於「讀者意見表」中所列各欄，讀者的答復統

許如左：

態度：　中正　　　二四三人

　　　　稍偏右　　四六人

　　　　稍偏左　　三二人

　　　　太偏左　　二人

認爲本刊態度「稍偏左」者，大都爲軍界讀者。

內容：　大體滿意　一九五人

　　　　很充實　　九五人

　　　　不夠充實　三三人

言論：　大體滿意　一〇九人

　　　　頗多精彩　一七六人

　　　　略嫌空虛　三七人

觀察通信：　大體滿意　一二六人

　　　　精彩的通信很多　一四三人

　　　　精彩的通信太少　二五人

　　關於科學文字及國外通信，大多數的讀者都贊成每兩期刊載一篇。關於「觀察通信」，大多數贊成每期刊載兩篇。這三項答案，可以證明發表意見的三百多位讀者，他們在塡表時都是很鄭重的。他們的意見也都是很正確的。假定科學文字及國外通信能夠交換地每隔一期刊載一篇，確最理想。可惜實際上還不能做到如此程度。科學文字的難處在深入淺出。本刊不是一個專門的科學刊物，不宜刊載過於專門的科學文字。最理想是那位科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有文藝修養的人，這樣用文藝的情調來寫科學文字，合「專門」與「通俗」於一爐，始能使一般的讀者都能接受。過去戴文賽先生在本刊所寫的幾篇科學文字，曾經廣獲朋友間及讀者間的好評。戴先生是本刊的基本撰稿人，所以能夠比較經常地爲本刊寫稿，此外則我們還沒有得到其他科學家的合作。在沒有把握之前，我們也不敢冒昧去請人寫稿，就怕寄來的稿子太專門，不宜刊載。至於國外通信，住在國外的朋友們，他們的工作、生活、環境、興趣，都和在國內時不同，他們爲本刊寫稿，完全是基於友誼，所以不易作硬性的規定，除了時時去函催稿外，祇好有刊無缺。至於觀察通信，則倘能符合讀者的希望，經常每期兩篇，間或三篇。

　　關於文藝，贊成刊載論文的一二〇人，贊成刊載遊記，傳記，及散文的二〇九人，贊成刊載小說的祗有五十四人。其中關於小說一部分，大多數反對刊載連載的長篇小說。在「意見表」裏，編者曾說明：「四五千字可以一次刊完的小說，極難得到，二三萬字的小說較易得到，務請讀者發表意見，是否歡迎刊載須分五六次始得刊完的小說，以爲編者參考。」贊成刊載小說的人，所以如此少，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不贊成「連載」的緣故。贊成刊載遊記、傳記、散文的人所以特別多，顯然是因爲大家想於讀了前面嚴肅的論文以後，能夠讀到一篇比較輕快的文字。關于文藝部分，當第一卷快結束時，我們原擬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同時也就打算擴充文藝欄的地位。這個計劃後來因受金潮影響，未能實現。在那時，袁昌英先生本已說好要寄一篇小說來，我們臨時祗得去函請其停寄。李嘉白先生這篇「海外憶」，還是在第一卷時寄來的，我們當時決定留至第二卷絡續刊載。就前後連貫而言，「海外憶」包含一個發展着的故事，但就每篇言，又近似一篇散文。所以我們仍照原議刊登。不過關于李先生這篇「海外憶」，卻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三位撰稿人及一位讀者曾特別來信批評編者選用此文。在本刊過去，還從未有過特別反對某一篇文章之事。我個人對于這三位朋友及那一位不署名的讀者，都表示感激，因爲他們能夠坦率相告，足以表示他們對于本刊及編者的關愛。我並願乘此表示，我永遠歡迎並希望朋友們能隨時告訴我他對于本刊所發表的任何文字的任何意見。另一位撰稿人則來信說「海外憶」寫得很好，又有一位朋友則又特別說起有許多人（他並舉出了幾個名字）很喜歡讀這篇「海外憶」。意見的不同，實由于各人的標準和興趣的不同。由此亦可以知道，編者在選稿時應如何的斟酌審愼。

　　又有很少數的讀者根本主張不要文藝欄，認爲文藝稿子應由其他專門文藝刊物發表，不必在本刊佔據篇幅。但是絕大多數的讀者顯然同意本刊闢載此欄。

　　在「趣味」的一項下，「過去觀察份量太重，太嚴肅，但我可以接受」者，爲二二七人，「希望稍爲輕鬆一點」者，爲一〇〇人。這一項答案使我們大大滿意，並增加我們的自信。這表示本刊的編輯方針是健全的，而大多數的讀者亦能夠接受我們的編輯方針。事實上，自第二卷起，我們增加了「觀察淺語」、「觀察文摘」、「讀者投書」三欄後，當可使本刊較第一卷爲活潑。就一般言論態度上言，第二卷亦略較第一卷爲積極。

　　關于辦事精神一項：

　　很認眞　　一八〇人

　　不認眞　　一一人

　　去函即覆　七〇人

　　去函緩覆　一三人

　　去函不覆　一人

未和本刊發生接觸或函件來往的讀者，此欄大都未塡。

　　關于寄刊是否按期收到一項：

　　按期收到　　一五二人

　　不按期收到　一八人

　　常常失落　　一一人

　　我們對於定戶寄刊，是很認眞的。所謂認眞，一指不使遺漏，二指不使脫期。本刊出版以來，從未脫期。無論是去年的中秋節，雙十節，陽曆年，陰曆年，以及這次的五一勞動節，印刷所儘管放假停工，裝釘所儘管放假停工，而本刊總盡力趕辦，按期出版。此處所謂「不使脫期」，係指星期五的郵班而言。定戶刊物，都是提前一天，在星期五付郵的，在星期四的晚上和星期五整天，本社全體同人，猶如在前線作戰，汗流浹背，緊張萬分，務使應寄各地刊物，能在郵局或火車打包以前交櫃發出。

　　關于「推荐第一卷中最好的五篇」一項，我們鄭重考慮後，決定略去不刊。第一我們那張「讀者意見書」是在很匆忙之中擬成的。所謂「最好的五篇」，這「最好」兩字實有語病。就字義上，「最好」應係指最有價值而言。但是「最有價值」與「最受歡迎」是截然兩事。最有價值的文章不一定是最受歡迎的文章，反過來說，讀者最「喜歡」的文字亦不一定就是最有「價值」的文字。並且專論、科學、通信、文藝等，性質不一，亦很難使讀者作公正的選擇。如要合理，我們應當將各欄分開，至少也應當將讀者「最喜歡」的和讀者認爲「最有價值」的分開。若籠統地要讀者推荐「最好的」五篇，出發點既然有問題，所得

的結果亦必不能正確。這個錯誤應由編者個人負責，而錯誤的造成，實由于未能深思，而且缺乏經驗。第二、一卷凡二十四期，讀者對于後面幾期所刊的文章比對前面幾期所刊的文章，所得的印象較深，而且有許多讀者甚至並未能看到前面的幾期，有許多則並未二十四期都看過，這樣的原因亦易使這個答案的統計減低價值。第三、就編者個人言，亦願略去這一項統計，以爲迴避。不過編者願意在此籠統地提出，在第一卷的寫稿人中，張東蓀、潘光旦、吳世昌、伍啓元、戴文犨、王芸生、戴鎦齡等先生都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其中除王芸生先生外，其餘都是在第一卷中撰文比較多的人，此點亦不無關係。讀者對于周東郊先生寫的「新疆變亂記略」專輯，均一致推崇，並認爲是三十五年度國內報章雜誌上最難得的文字。此外，讀者認爲「觀察通信」是本刊一大特色，而對于邊疆報導之詳細，尤爲一般報紙或刊物所不及。

我們從讀者意見書中，可以看出目下一般的需要與傾向：一、大家要求每期有時事短評，要求專論觸及現實，這表示今日一般國人非常關切國事。二、很多的讀者要求多刊學術性的文章（指第一卷中的「特稿連載」而言），並願意分期刊完。在「推荐」的名單中，張東蓀先生的「中國之過去與將來」「士的使命與理學」，潘光旦先生的「派與匯」，「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胡先驌先生的「思想之改造」，蕭公權先生的「聖教與異端」都有多人推荐，張先生的兩篇及潘先生的前面兩篇，得票尤多，這足以表示今日一般讀者的求知慾很高。三、很多讀者都推重本刊有關邊疆的文字，並希望本刊繼續多刊有關邊疆方面的文字，這足以表示今日中國一般人的民族意識很強很普遍。

讀者其他的建議很多。其中關于「漫畫」、「文摘」及「讀者投書」三部分，我們已一一實現。關于「觀察一週」（卽時事短評）的困難，已詳一卷二十四期「辛勤·忍耐·向前」一文。我們願意在此報告，自第三卷起，可望增設此欄。有幾位讀者主張增加股額，由讀者入股，擴大事業基礎，並主張自辦印刷所，甚至主張將來辦一日報及通信社。這些建議固然意思很好，但是目前言之不免過早。英諺有云：不到橋邊，不想橋對面的事。編者個人做人做事，受英人的影響甚深，請讀者相信我們，我們辦事絕不感情衝動，絕不誇大，絕不亂來，沉着努力，量力行事，一步一步走，一切慢慢來。

最後，編者願意在此向應答的三百幾十位讀者表示出乎衷心的感謝：你們給我指示，你們給我鼓勵，你們之間有許多位以那樣的熱情，寫那樣的長信，並替我們介紹定戶，給我們種種有實質的幫助。我在此一併表示我們最大的謝意。編者祇是一個舵手，這隻船的前進，要靠大家撐持，大家努力。常編者想到，他在這樣一個芸芸衆生的大城市中的這樣一間窄小的房間裏，希望娛樂沒有娛樂，需要休息不能休息，在這樣驚風駭浪的波濤中，在這樣長夜漫漫的黑暗中，苦苦地撐着這條船，他雖不禁感觸多端；然他相信：他必終能噙住眼淚，帶領着他那數以萬計的讀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進！

（五月十二日記）

關于自由思想份子（通信）

陳衡哲

安平先生：觀察二卷二期大作『中國的政局』已仔細拜讀，不勝同情欽佩。……所論關於自由思想份子的一節，可謂眞知灼見。惟問題是：政黨旣必須借重權力方能發揮力量；而中國自由思想份子的傳統精神，又是道義的而非利害的；則假使要他們用權力來組織一個政黨，用利害來維繫牠，這不正與那個傳統精神相反？這不是吃熱的冰淇淋？對於這個情形，在未讀大作之前，我也曾常常苦思過；但結果總覺得，政黨這條路不易走通，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因爲冰淇淋若熱了，便已失去牠的中心價值；故自由思想份子在目下的迫切使命，似乎不能以組織政黨的方法來發揮。

我們用西方文化的尺來度量中國的自由思想份子，則大概可得到下面的幾種類似：（一）略等於英國的反對黨，而缺少組織。（二）略等於英國及美國的新英倫區域的智識份子，立於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領袖地位。（三）略等於歐美的教士，立於道德的領袖地位，但缺少維持生活的薪資。故我以爲，我們的最終目標，不妨是看向英國的政黨；但遠水不救近火，自由思想份子在最近將來的使命，恐怕仍須以精神上的領袖爲限，（道德及思想方面）；然後再由此企求達到最終目標。

至於如何方能達到這目標，則雖非此信所能暢論；但國內的自由思想份子，似乎可以先把此問題的主要癥結，先做一番考慮與研究：第一，如何方能糾正好人不管閒事的傳統惡習慣？第二，如何去栽培那『雅量』與『大我』的人生觀。第三，如何去造成一種穩健淸潔的輿論，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會上的道德支持。（哲近年在論文中，曾不斷的論及社會公道的重要性；卽是有感於中國社會的缺少公道，而主張公道者之飽受孤寂與侮辱也。）此三個條件有一不具，自由思想份子就決無結合的可能，更不用說組織政黨了。

陳衡哲謹白　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康橋

茅盾 霜葉紅似二月花

實價一萬元

這是茅盾先生的近著，內容取材於五四時代江浙一帶某一富饒水鄉的民間生活，以鎮上士豪劣紳的爭權奪利爲中心，烘托出一般勤勞農民的疾苦來，書中幾十個人物的性格，隨着寫景所傳達的氣氛，全部發展得十分深刻動人。在錯綜而精嚴的結構中間，隨時流露着冷雋的風趣，作者的妙筆，使深秋的霜葉，也像二月花那樣値得驚賞，足見他在小說技巧上爐火純青的功夫。這部小說，正同「子夜」一樣，無疑地是我國新文學的瑰寶。

鐵苗

熊佛西著 一萬元

作者是劇壇的耆宿，他的劇作無須介紹了。但這一部十八萬言的長篇小說——同時也是一部抗戰的史詩，在後方印行時，曾引起了千萬讀者的讚賞與熱淚。現該書又經作者重行修正，內容描寫着一羣青年參加抗戰工作的動態，反映前線與後方的各面，其中有英勇壯烈的戰鬥場面，有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并展示着如何爭取未來世界的光明坦途！實在是文藝書籍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飄零

拾風著 五千元

本書原名「雨後落花」，曾在力報副刊「新壘地」長期連載，頗獲讀者好評，作者以一意志薄弱的女子爲中心人物，描寫一特殊社會的罪惡，筆調輕鬆活潑，將女子心理的矛盾變化，舊家庭的腐化頑固，威權者的擅作威福，與乎幫閒者的淺薄無聊，莫不分別輕重，予以適當揭露。故事發展突梯有趣，使人看後有悲憤塡膺，欲哭無淚之感。

血債

司徒宗著 六千元

本書內容，係由作者搜集最近九篇中篇小說而集成。每篇所寫到的，都是敵淪時期的地下生活，故事有英雄忠烈的場面，也有纏綿悱惻的情景，茅盾先生並爲序言，是文藝作品中，値得閱讀的書籍。

文藝辭典

曹靖華 胡仲持 葉以羣 等編 實價一萬元

良好的文藝工具書，是極難得到的，一般自學的青年們，常感到了暗中摸索之苦；這本書即使不能算是最完善的文藝辭書，至少也可以做從事文藝工作者的有力的幫助！

師範學生和小學教師們的活寶庫

國民教師手冊

戴自俺·孫懷琮·陳嘯天合編 陳鶴琴校訂

本書內容：凡中心學校和國民學校應有之設備及施教之步驟，如行政、教務、訓導、輔導、應用表冊等，均有專編敍述，最後並附有各種國民教育法令規程等。編者都係師範學校導師，故取材極爲精博、實用，對一般國民教師，確能資助解決許多的困難。師範及國民教師訓練班等採作教本，尤爲相宜。

每冊一萬四千元

家庭教育

陳鶴琴著 每冊八千元

這本書是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的傑作，他化了半生的精力，研究兒童教育，實驗兒童教育，這是他研究的結果，實驗的收穫！你若要知道怎樣教導你的小孩，你不得不看這本書；你若使你的小孩長成爲一個新中國的活潑兒童，你更不得不看這本書。

最新契約大全

司徒安編 一萬元正

這一本契約大全是作者依據民法，悉心編製，內容切實應用，在目前出版物中，確是一本實際的應用文書籍。對現社會過着實生活的人，實在是一本良好的參考讀物。

小學教師應用文手冊

孫汝周編 陳鶴琴校 實價一萬二千元

這是爲小學教師們對於處理日常應用文件所必備之參考書，編者根據實際經驗，內容應有盡有，計分總論、公文、章程、契約、書啓、柬帖、楹聯、題詞、表冊、標語等章，文字簡潔明瞭，舉例切合實用。

我的半生

陳鶴琴著 八千元

本書是一本陳教授的自傳書，作者用文藝筆調寫成。他寫的他的幼年生活，使我們看到當時中國的舊教育方法；他寫的他的青年時代苦學精神，可以作爲青年們求知的範模；他寫的他的做人的態度，可以供給青年們處世修身的參考；因爲作者是一位當代大教育家，所以在他自己的敍述裏，充滿了教育的意義。本書不僅可供一般人士作傳記看，且尤適宜於高小及初中學生作補充教材。

上海林森中路一四八號 **華華書店發行** 桂林中正西路十一號

歡迎批發 歡迎函購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